

## ※ 書刊評介 ※

# 《臺靜農先生珍藏書札(一)》試讀(上)

吳銘能\*

### 凡 例

- 一、爲便於讀者翻閱對照原文，本試讀文字均按照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民國八十五年（一九九六）六月初版《臺靜農先生珍藏書札(一)》順序，每件書札一一標示頁碼。
- 二、陳獨秀精研古文字，有的書寫用字與現在一般習用者不同，如「復」寫作「复」、「並」寫作「并」或「竝」、「附」寫作「坵」、「煙」寫作「烟」、「藥」寫作「葯」、「修」寫作「脩」、「算」寫作「祿」、「唇」寫作「脣」、「牀」寫作「床」、「寓」寫作「廡」等，或兩者交互迭用，不一而足，爲保留原貌，不做任何更動。有的明顯是筆誤所致，如「陽曆」寫作「陽歷」即是，就在注解中說明，請讀者注意。
- 三、書信有確定年月日可稽者，共有九十七通（其中含明信片五紙），附有信封者有八十通；年月不確定者，有五通，附有信封者有一通；只有信封而無信函內容者，有十二通。其中有些書信排序時間考訂的討論，請讀者參閱拙作〈《臺靜農先生珍藏書札(一)》試讀後記〉一文，此處不再贅述。由於信封仍具有文獻價值，亦依序以文字說明之。
- 四、有不少重要人與事，對理解陳獨秀晚年生活是不可輕易略過的，因此儘可能提出注解，標在正文底下供參照閱讀。

---

\* 吳銘能，本所博士後研究。

- 五、書信有關文字學方面的討論，不乏雙行旁注小字插夾在正文中，也有寫在信箋天頭位置或前後空白處，爲了文從字順，流暢可讀，酌以括號說明處理。
- 六、由於陳獨秀信箋文字多隨興書寫，又年代久遠，有些字跡因蛀蝕支離模糊，以致無法辨識，則以符號◎表示之。
- 七、陳獨秀有時將寄信人之信封拆開，反折粘糊，再回寄使用，這是筆者調閱原件的意外發現，今將情形亦一一說明。至於其間文獻上的價值，請參閱拙作〈《臺靜農先生珍藏書札(一)》試讀後記〉。

## 書 札

民國廿八年

原書頁 2-3

靜農兄左右：

弟病血壓高，五十餘日迄未稍減<sup>①</sup>，城中煩囂，且日漸炎熱，故於此病不宜，變逸勸往聚奎過夏，云彼處靜、涼、安全，三者均可保，弟意以爲連接校舍之房屋，未到暑假以前，恐未必靜，倘（一）房租過多，（二）床、桌、椅、灶，無處借用，（三）無確定人赴〔市〕場買菜米油鹽等<sup>②</sup>，有一於此，則未便貿然前往，兄意以爲如何？倘兄亦贊成我前往，上述三樣困難，請就近與鄧六先生一商賜知爲荷。

此祝

教安

弟獨秀手啓 五月十二日

① 在五月五日致楊朋升的信，則透露因母喪心緒不佳，造成血壓增高：「先母撫我之恩尊於生母，心喪何止三年，……弟遭喪以後，心緒不佳，血壓高漲，兩耳日夜轟鳴，幾於半聾已五十日，未見減輕，倘長久如此，則百事俱廢矣。心所擬著之書，一部未成，誠堪浩嘆！」見水如編：《陳獨秀書信集》（北京：新華出版社，1987年11月），頁481。

② 原件僅有「場」字，尋繹上下文意，當爲「市場」二字，今爲補上，使意思完足。

## 原書頁 4

有信封，寄件人地址為江津黃荊街 83 号陳五月十二日，收信人地址為本縣白沙場溜馬崗臺靜農先生（按：此信封以牛皮紙自製）。

## 原書頁 5-6

靜農兄左右：十五日手示拜悉，柏先生婿係在馬項壩自租屋，以樓房炎熱，去否尚未定，并無為弟租房子兩間之事，想係傳說之謠。頃晤雪逸兄云聚奎周校長已回信來歡迎我去住<sup>③</sup>，我亦決計去。房租一節，雪逸云不要，我以為多少總要出一點才好。用人雪逸云不必專雇，有學校工役代辦，我以為自雇一人（男工）較為方便。家具一層，雪逸不大有把握，此事必須準備好，倘聚奎借不出，只好到白沙場小住一二日，購齊再去。（原小字注：床一、飯桌一、廚桌一、書桌一）

頃仲純又云<sup>④</sup>：聞之令弟，彼校（原小字注：服務團所辦中學）左近，有屋三間出租，可否勞吾兄親去一看，倘地點安全，光線空氣可用，住此比聚奎交通較便也。尊見以為如何？或日內即赴白沙場，在銀行小住一二日，往聚奎或另租屋，候見兄時再決定，如何？望即示知！此祝

痊安

弟獨秀手啓 五月十七日

## 原書頁 7

有信封，寄件人地址為江津黃荊街 83 号陳寄五月十七日，收信人地址為本縣白沙場柳馬岡臺靜農先生。

## 原書頁 8

靜農兄：昨晚檢驗血壓，又由一二〇三度高漲至二三〇度<sup>⑤</sup>，非急得極靜、極涼之地休養不可，聚奎兄借之房屋或另租他處之屋，都以不朝西、不鄰近課堂

③ 指聚奎中學校長周光午先生。

④ 鄧仲純，又名鄧初，名書法家鄧完白重孫，懷寧人。在日本東京帝國大學學醫時與陳獨秀相識，以濮清泉的話，鄧、陳兩家還有親戚關係。他在江津開診所，名延年醫院一黃荊街八十三號。或云：陳離渝遷江津原因之一，即應鄧之約。

⑤ 此處言血壓由一二〇度三度高漲至二三〇度，三度，即三次，表示頻率多也。

操場或大家庭兒童吵鬧為必要條件。如何，乞即復！此祝

痊安

弟獨秀手啓 五月十八日

昨函諒達，令弟所云彼校鄰近有屋三間出租，倘係不朝西之獨立小院，決捨聚奎而租此屋。又啓

### 原書頁 9

有信封，寄件人地址為江津黃荊街 83 陳五月十八，收信人地址為本縣白沙場外柳馬岡臺靜農先生（按：此信封以牛皮紙自製。同原書頁 4）。

### 原書頁 10

靜農兄：

讀楊君與兄函<sup>⑥</sup>，略見聚奎覓屋不易，且弟日來頭暈耳轟，有加之甚，由江津赴白沙四小時輪船之擠鬧，非病體所能堪，已託友人在鶴山坪找屋，弟曾親往一次，涼、靜、可靠，坐滑竿二時可達，三五日即去，白沙之行作罷矣。特此奉聞。此祝

痊安

弟獨秀手啓 五月廿一日

### 原書頁 11

有信封，寄件人地址為江津陳寄五月廿一，收信人地址為白沙場柳馬岡臺靜農先生。此信可注意者，信箋上端印有「實行新生活」紅字，反映當時提倡「實行新生活運動」抗戰生活，深入日常用品之一斑。

### 原書頁 12

靜農兄如握：弟移來鶴山坪已十日，一切均不甚如意，惟只有既來則安之而已，據脈搏似血壓已減低，而耳轟如故，是未恢復原狀也。此間毫無風景可言，然比城中空氣總較好也。來示望仍寄舊居，其中有友人留守，函件可轉達也。此祝

大安

弟獨秀手啓 六月六日

<sup>⑥</sup> 指楊朋升先生。陳獨秀晚年在江津時期，生活費有一部分是由楊氏協助接濟。

原書頁 13

信箋格式同上。有信封，寄件人地址為江津陳寄六月六日，收信人地址為白沙柳馬岡臺靜農先生。

原書頁 14

靜農兄：久未箋候矣，讀兄與仲純書，知兄幾於闔家皆病，不知華蓋運近已走過否？呈上拙作一篇，略抒胸臆耳，不足言詩也。此祝

轉好運

弟獨秀手啓 十二月卅日

原書頁 15-16

有信封，寄件人地址寫在信封背面，江津城內黃荆街八十三號陳寄十二月卅日，收信人地址為本縣白沙場柳馬崗臺靜農先生。

民國廿九年

原書頁 17-18

靜農兄左右：兄與老舍來此小聚即別<sup>⑦</sup>，未能久談為悵！聞兄返白沙時頗涉風濤之險，甚矣，蜀道難也。魏建功同學倘已到白沙<sup>⑧</sup>，請代向其乞贈《天壤閣甲骨文存》一冊寄下<sup>⑨</sup>。甲骨文以最初王、劉所收及最近研究院所獲者為最可靠也<sup>⑩</sup>。聞蔡先生故耗<sup>⑪</sup>，心頗悲痛，留白沙之北大同學有舉動否？留江津者

⑦ 老舍 (1899-1966)，滿洲正紅旗人，出生於北京，本名舒慶春，字舍予，曾用過的筆名有鴻來、絜予、絜青、舍予、舍、非我等，近代著名小說家，以《駱駝祥子》馳名於世，支持「文協」活動，與臺靜農交往飲宴，甚為投緣。文化大革命初期，投太平湖自盡。有《老舍全集》行世。

⑧ 魏建功 (1901-1980)，江蘇如皋人，知名語言文字學家，曾在臺灣光復後入臺與何容等推行國語運動，功效卓著。大陸易幟後，為北京大學中文系系主任，主持《新華字典》編纂，又為漢字簡化工程首要人物之一，有《魏建功文集》行世。

⑨ 王懿榮著有《天壤閣甲骨文存》一書。

⑩ 王指王懿榮，劉指劉鶚，皆以研究甲骨文名聞於世。

⑪ 北京大學蔡元培校長於三月五日逝世香港。其後陳獨秀有悼念文章〈蔡子民先生逝世後感言〉發表於本年三月廿四日重慶中央日報。

不知有幾人，能會合而公祭之否？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 三月九日<sup>⑫</sup>

### 原書頁 19

靜農兄左右：一日書并轉下唐君函已收到<sup>⑬</sup>。唐君之《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sup>⑭</sup>，已由傅孟真轉來一部<sup>⑮</sup>，與魏君通信時，望便及之。編譯館尙欠我稿費二百元，弟以尙未交稿不便力索，希兄向該館一言之。賤恙日來無大變化，知念特聞。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 四月十四日

### 原書 20

有信封，印「仲甫手緘」，寄件人地址爲江津縣東門外中國銀行宿舍陳四月十四日，收信人地址爲本縣中白沙膏渥居國立編譯館交臺靜農先生。

- <sup>⑫</sup> 在此之前，陳獨秀身體狀況不佳，由給楊朋升的信可知，摘錄以爲參考：如一月卅一日信云「弟一病十月未能寫作」，二月九日信云「弟已於六日由江津起身來渝，住寬仁醫院二號病室就診，擬住院旬日，即仍返江津。出院後住何處尙未定，留渝期間，兄有信來，寄中三路聚興新村章行嚴君處轉下可也」；又二月十九日信亦云「弟來渝住醫院二星期，病稍減輕，根治仍在靜養。此間囂煩，不可久居，明日即起身回江津，賜示望仍寄江津縣大西門內黃荊街八十三號延年醫院鄧仲純先生轉交，不誤」。以上三信俱見水如編：《陳獨秀書信集》。
- <sup>⑬</sup> 唐蘭(1901-1979)，字景蘭，號立厂(立庵、立龔)，浙江嘉興人，專擅於古文字學與青銅器研究，能突破傳統六書說法，充分掌握出土實物材料，具有卓越成就。先後任教東北大學、燕京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校，後調任故宮博物院研究員、美術史部主任、副院長等職，晚年參加馬王堆帛書整理工作，論證侯馬盟書的主盟者，有可貴貢獻。主要專著有《中國文字學》、《古文字學導論》、《天壤閣甲骨文存考釋》、《殷虛文字記》、《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證》等。
- <sup>⑭</sup> 魏建功有書評〈讀《天壤閣甲骨文存》及考釋〉云：「《天壤閣甲骨文存》一冊，三九年春北平輔仁大學印行，爲福山王懿榮舊物拓本一百零八片，吾友唐蘭先生作《考釋》一冊並行。」魏氏書評原載《輔仁學誌》1940年1期，現收入魏建功：《魏建功文集》(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第4冊，頁207-223。
- <sup>⑮</sup> 傅斯年(1896-1950)，山東聊城人，主編《新潮》月刊創刊，北京大學五四運動學生代表之一，後入英國、德國留學，歷任中山大學教授兼文科學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北京大學教授、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北京大學代理校長、中央研究院院士、立法委員、臺灣大學校長等，對近代政治、學術均有廣泛影響，是罕見學術與行政兼備的人才。有《傅斯年全集》行世。

原書頁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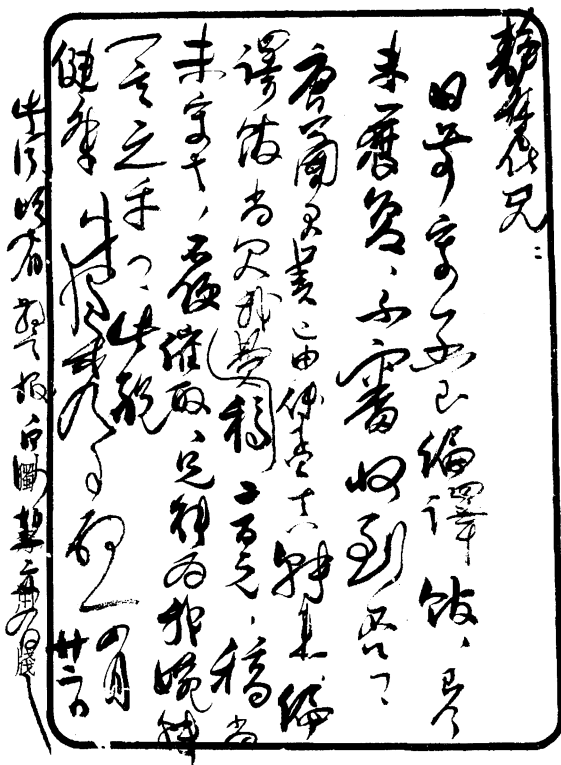
靜農兄：

日前寄函至編譯館，至今未獲復，不審收到否？唐蘭君書已由傅孟真轉來，編譯館尚欠我稿費二百元，稿尚未寄去，不便催取，兄能為我婉轉一言之乎？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 四月廿二日

此聞頃有警報，白沙想亦有之



原書頁 22

有信封，印「仲甫手緘」，寄件人地址為江津陳寄四月廿二日，收信人地址為本縣白沙場柳馬岡臺靜農先生。

原書頁 23

十七日惠書敬悉。日前曾寄編譯館及柳麻岡各一函，察來書語氣，似皆未達覽，來書謂一週後來遊，至今未見駕臨，何也？擬候兄來晤，日欲赴鶴山坪，倘一時不能來，亦望示知！此祝

靜農兄健康

弟獨秀手啓<sup>⑩</sup>（原小字注：唐君贈書已收到）

原書頁 24

靜農兄：今晨明信片發後，即獲讀廿六日手書，知前上兩函均已達覽，館中有

⑩ 本信為明信片，寄件人地址為江津縣東門外中國銀行宿舍陳四月廿九日，收信人地址為本縣白沙場柳麻崗臺靜農先生。

款望直寄弟處，或由農工銀行轉下，萬萬勿再寄第九中學鄧季宣轉，請即切告館中出納室辦事者！任北大講座固弟之所願，然以多病路遠，勢不能行；為編譯館編書（不任何名義），事或可行，惟館中可以分月寄稿費，弟不能按月繳稿，館中倘能信任，弟所受館中之錢，必有與錢相當之稿與之，不至騙錢也，餘待面談，不贅。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 四月廿九日下午

### 原書頁 25-26

有信封，印「仲甫手緘」，寄件人地址為江津東門外中國銀行宿舍陳四月廿九日，收信人地址為本縣白沙膏渥居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先生。

### 原書頁 27

靜農兄：

兄如來，望即日來！

弟房處原主人已來，萬不能久延不去，別處短期租屋亦不便，三五日後即回鶴山坪，兄如不來，望即示知，不能久候也。此祝健康 弟獨秀叩

四月卅日午後<sup>⑰</sup>

昨日一明信片一信，諒均已達左右矣。 又及

### 原書頁 28

靜農兄：回鄉已十餘日，賤恙并未見劇，《識字教本》已勉強續寫若干<sup>⑱</sup>，倘病不再發作，上卷大約在下月內可以完成，兄帶去之稿亦望能於下月半鈔好，屆時建功兄倘能偕兄來江津城一遊，即可將原稿帶來，弟亦可將續寫之稿交兄帶去也。兄等如能來遊江津城，務於動身前十日函告我，以便按期入城也。兄

<sup>⑰</sup> 本信為明信片，寄件人地址為江津縣東門外中國銀行宿舍陳四月卅日，收信人地址為本縣白沙場膏渥居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先生。

<sup>⑱</sup> 指《小學識字教本》，據何之瑜說「先生自二十六年出獄以後，繼續獄中所著識字初階之作，至三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逝世前半月始擱筆」，此書是陳獨秀晚年最重要的文字學專著，耗費大量心血，係為作者在《新青年》時期主張拼音文字的未竟之業而作，他說「中國在拼音文字未行以前，識文字善教育之道，捨此無他途」，可見其理想色彩濃厚。



帶去之稿尚遺漏一字，今附上，望加在甲介字前後。編譯館二百元已寄來，收據附上，請交該館會計，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 五月十八日

### 原書頁 29

有信封，印「仲甫手緘」，寄件人地址為江津陳寄，收信人地址為本縣中白沙膏渥居國立編譯館交臺靜農先生。

### 原書頁 30

靜農兄如握：奉讀十二日惠書及與仲純兄信，知兄瘡疾數發，不知近日如何也？日前奉上一函內附字稿一條（原小字注：加入鳥獸蟲魚類介甲前後），竝收據一紙，已收到否？賤恙仍未加劇，勉力寫作，未完成之八十餘字，現已只餘十餘，下月半當可寫完，兄帶去之稿已鈔若干？建功兄已到白沙否？日來敵機又來開玩笑，不知下月底我等能否從容到江津城一會也。兄帶去之稿每類字若干（原小字注：解說除外），請檢查示下，弟記得六類共計約在二百至三百字之間也。此祝健康！

弟獨秀手啓 五月廿八日

（函端眉批：兄生瘡疾亦宜來江津切實根治一下。 又及）

### 原書頁 31

有信封，已見蝕破痕跡，依稀可見寄件人地址為江津陳獨秀五月廿八日，收信人地址為本縣中白沙膏渥居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先生。

### 原書頁 32

靜農兄：頃見兄於廿五日致仲純書，憤怒異常。前有友人全君自重慶來江津看我，亦云聞之教部中人告訴他，部中月給我三百元；今編譯館中又有人云弟从部方領到稿費；想必都是部中有意放此謠言，可恨之至！請兄為我嚴厲闢之，是為至感！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 五月廿九日

昨上一函，諒可與信同時收到也。 又及

（函端眉批：倘陳館長亦聞此謠言，可將此函與他一閱！ 又及）

## 原書頁 33

有信封，信封亦見蝕破痕跡，依稀可見寄件人地址為江津陳獨秀五月廿九日，收信人地址為本縣中白沙膏渥居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先生。

## 原書頁 34

靜農兄：前寄上補稿一條及收據一紙，至今未見賜復，不知收到否？弟稿已寫完成，再校閱三四日，即可交卷，不知兄帶來之稿已鈔若干？如此時局，弟極盼弟此書能早日印好出版，以免原稿喪失，失則不可再寫矣。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 六月八日<sup>①</sup>

久未接來信，不知瘡（疾）又發否<sup>②</sup>？

## 原書頁 35

靜農兄如握：四日手教讀悉。稿已完全寫好校過，擬廿前後派火房送至白沙編譯館交兄手收，前稿望早日鈔好，以便將原稿交來人帶回，敵機每日光顧，江津城天天有警報，人心慌亂，仲純兄幾乎天天跑警報不在家，月底赴江津聚會之約，勢必延期矣。此次續寫之稿，約為期月餘（原小字注：日寫五、六小時，仲純若在此必干涉也），甚勉強，致於左邊耳聾之外，又加以右邊腦子時作陣痛，寫信較長，都不能耐，勢必休息若干時日不可。下卷未成，雖非完璧，好在字根、半字根已寫竟，總算告一大段落。法幣如此不值錢<sup>③</sup>，即止此不再寫給編

<sup>①</sup> 本信為明信片，寄件人地址為江津陳寄六月八日，收信人地址為本縣中白沙膏渥居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先生。

<sup>②</sup> 此行原漏寫一「疾」字，今依上下文補妥。

<sup>③</sup> 處於對日抗戰時期，物價騰貴，民不聊生，陳獨秀原本經濟就不穩定，經過數月的苦撐，大感吃不消，由本年十二月廿三日給楊朋升的一封信，最能具體反映他在經濟壓力下的心境：「數月以來，物價飛漲，逾於常軌。弟居鄉時，每月用二百元，主僕三人每月食米一斗五升，即價需一百元，今移居城中，月用三百元，尚不及一年半前每月用三十元之寬裕，其時一斗米價只三元，現在要七十元，長此下去，實屬不了！昨接成都省立傳染病某醫生來書，據云成都除房屋人工外，其他食用物價較重慶猶高昂，弟因此料想兄處，月非五百元不能維持，或恐不只此，而收入未必有此數，弟尤為困難，不審何以應付之？擬否另設他法謀生，便中乞示一二，以免關懷。」

次年十一月廿二日給楊朋升的信又說：「此時弟居鄉亦月需費用六百元，比上半年加一倍，

譯館，前收稿費亦受之無愧也。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 六月十五日

### 原書頁 36

有信封，寄件人地址為江津陳寄六月十五日，收信人地址為本縣中白沙膏渥居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先生。此信左下角印有「獨秀用牋」字樣。

### 原書頁 37

靜農兄左右：昨函發後即獲讀由仲純兄轉來十二日手書，敬悉一是。茲派焦姓火房將全稿五冊送上，收到望即交館中速鈔速印，希望能於秋季開課前出版。如此時局，此稿全不出版，皆有散失之可能，香港印刷固佳，但隨時皆有被日本占領之可能，倘川中能刻篆文，弟極端贊成兄在川彫板之提議，成都太遠，校對不易得人，歐陽先生在江津城所刻諸書，均可用，《詞品》用小字刻，頗精美，《毛詩》石印，稍次之，均拊上一閱。館中如同意，兄可函仲純兄向歐陽一調查刻印處在何所及刻價紙價若干也。弟意好的毛邊紙，亦比洋紙價賤，最好館中自己買紙，雇工到白沙開雕。焦火房白沙鄉下人，彼須回家看看，明後日可回到白沙場到兄處取回信也。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 六月十六日

(原小字注：兄前帶去之稿一冊，倘已不用，望交火房帶回)

### 原書頁 38

靜農兄：稿子昨日火房送上，諒已收到。江津縣城謠言甚熾，人心甚為恐慌，弟以為白沙之危險過於江津城，望兄勸編譯館在黑石山聚奎中學借屋一二間，存儲要件，鈔錄拙作之稿，即派人在彼處為之，以免萬一損失，是為至盼。此

---

兄竟至多我數倍，如何可支？為兄計，唯有出外做官（只有縣長或管理糧食之職務，可以發大財），及移家出川（黔、湘、桂之生活費都比川省要少一半）二策。以弟之年力，此二策均不可行，惟有轉乎溝壑已耳！」

據此則知，由民國廿九年六月十五日到民國三十年十一月廿二日，短短不到兩年的時間，物價如此劇烈波動，在筆者經眼所及陳獨秀的信件中，以此二信專談一己切身的經濟問題，最為詳盡，也是難得的近代經濟史料。見水如編：《陳獨秀書信集》，頁 510、521。

祝（原小字注：倘弟稿鈔好，一時不能付印，望寄存聚奎！）

健康

弟獨秀手啓 六月十七日午<sup>②</sup>

#### 原書頁 39

靜農兄：昨日火房回，帶來十七日手示并原稿一冊，均妥收，校改處另紙奉上。前接十二日信，十四日即回一信交郵寄上，十七日又奉上一明信片，不知均收到未？有人謂雕板太慢，倘商務能加速排印，寄港亦可（原小字注：因有美國牽掣，日本或不敢即取香港），惟寄書來川仍不便，只有寄紙版來渝續印一部分之法；弟意川中如能刻篆字，終以川中雕刻為宜也。巴黎近郊，英、法軍如不能打一勝戰，恐難免與德言和，德、俄、義、日勢益盛，世界將有更黑暗一時期也。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 六月十九日

（函端眉批：即在川刻印，亦宜加工速成，時局變化，今日不知明日之事也。又及）

#### 原書頁 40

有信封，寄件人地址為江津陳寄六月十九日，收信人地址為本縣中白沙柳馬岡臺靜農先生。此信左下角印有「獨秀用牋」字樣。

#### 原書頁 41

靜農兄：示悉。火房帶回稿一冊早已收到，比即復上一函并附回修改一紙，諒已收到。編輯館二千元已寄來，奉上收據又一紙，請轉交該館出納室為荷。如何印行已決定否？出版後，原稿贈編譯館或圖書館均可；惟在大局未平之前，弟堅決主張寄存聚奎中學，以白沙隨時有被炸之可能也。瀘縣距白沙本不甚遠，輪船木船均可行，何以魏君羈留瀘縣如是之久耶<sup>③</sup>？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 六月廿八日

<sup>②</sup> 本信為明信片，寄件人地址為江津陳寄六月十七日，收信人地址為本縣中白沙膏渥居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先生。

<sup>③</sup> 魏君，指魏建功。

## 原書頁 42-43

有信封，寄件人地址寫在封背為江津城內黃荆街八十三号陳寄六月廿八日，收信人地址為本縣中白沙柳馬岡臺靜農先生。此信封左上角寫有「單掛號」字樣。

## 原書頁 44-45

靜農兄如握：一日函及前一函均收到，編譯館書向歸商務出版；其預示中想無印刷費，特別籌款刻弟書，恐怕是一句搪塞的話，倘陳館長真擬刻弟書而又籌款不得，不妨將續寄之稿費五千元全部分或一部收回應用，最近寄來之三千元，弟尚未付收據，收回手續尤為簡單也，可否以此意告之陳館長，請兄酌之。弟日來頭痛大致已好，惟耳轟頭昏重仍如舊。陽、入應統於陰平，自顧炎武至黃季剛古韻分部，陰、陽、入分列，均根本錯誤，惟戴東原合陰、陽、入為九類方法極好，而分合亦未盡當，例如不知歌、寒、曷等為一類，支、清、錫等為一類，模、唐、鐸等為一類也，如此之類，不克悉舉。建功兄《古音學》一書<sup>②④</sup>，弟未讀過，不知其意見與鄙見出入如何也？兄手邊倘有此書，能寄借一讀否？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 七月十日<sup>②⑤</sup>

建功兄同此問好。 不另

前函附上書稿修改之小條（原小字注：即兄原寄來者）收到否？

<sup>②④</sup> 當為《古音系研究》一書。此部專著就古音系的分期、內容、研究材料、研究方法、研究條件、實際問題等，一一系統提出，一九三五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組出版（1996年12月北京中華書局重版），迄今雖已超過六十年，但作者敏銳的見解，猶在字裏行間閃爍，仍有一讀價值。有羅常培、周作人、沈兼士、錢玄同四人序言。

<sup>②⑤</sup> 此信編者植入民國廿九年，誤也。考魏建功於七月十九日有信函給陳獨秀，有云「日前先生與靜農函，論及古音陰陽入分類問題，先生所言亭林之誤，一語破的」，正是指此信而言，接著對古音陰陽入分類的意見，魏建功有長篇議論，不具引。魏氏此信未標年分，僅有日期，但由信中「惜玄同先師物故已兩閱寒暑」之語，錢玄同於民國廿八年逝世，故魏氏此信當寫於民國三十年。魏氏此信收入《魏建功文集》，第3冊，頁398-400。又當時臺靜農與魏建功同任職國立編譯館，兩人交情深厚，彼此互看陳獨秀的來信，乃經常的事，故陳獨秀有時寫信將兩人姓名並列。

## 原書頁 46

有信封，寄件人地址為江津陳寄七月十日，收信人地址為本縣白沙柳馬岡臺靜農先生。此信左下角印有「獨秀用牋」字樣。

## 原書頁 47

靜農兄：拙稿之已鈔成部分望交火房帶回，原稿第四部分（象艸木）帝字條：「古人驚為神奇，故以為天帝字，秦始皇始以為皇帝字」，望代為修改如下：「故尊始祖為帝，祭始祖則曰禘（《禮記·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後由人鬼代為天神，乃以為天帝字，秦始皇時始以為皇帝字」。「漢字整理工作計劃」想為建功兄所擬<sup>②⑥</sup>，所擬理論著述灌輸常識；(1)(2)兩種，是否即以拙稿充之？又有關於複音字者二種，是否與弟開始寫錄之《連語類編》為同類<sup>②⑦</sup>？均乞示知！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 九月六日

## 原書頁 48

有信封，左下角有「仲甫手緘」字樣，並書六日，收信人地址為焦火房送白沙柳馬崗臺靜農先生。此信左下角印有「獨秀用牋」字樣。

## 原書頁 49

靜農兄：今晨焦火房回，奉讀手示，并拙稿三冊亦照收。前寄上為館中某君母壽所書之字，來函始終未提及，不知收到否？拙稿第十部分（象器用）弋字條「甲文叔字作 𠄎 者……此莠矢也」一段（凡二小段）四十八字，望代為刪去。此稿既鈔三副本，不妨寄一套至香港商務付印，另籌費開雕，恐不甚實際也。「漢字整理計劃」已詳閱，知其中「複音字錄」與弟所寫者微有不同，以

②⑥ 魏建功於一九四〇年七月有〈漢字整理工作計劃〉一文，現收入《魏建功文集》，第4冊，頁224-251，編者說明云「這是作者一九四〇年在四川白沙國立編譯館工作時寫的一個建議，首次發表」。

②⑦ 陳獨秀反對「華語為單音節之說」，也反對「華語由單音節發展為複音節之說」，並以為中國文字難行，單音及方音為二大障礙，於是有《連語類編》之作，為其主張推行中國拼音文字而張目。

拙稿中譯文漢化者亦收入若干也。建功兄此計畫即整理《康熙字典》可，初步斷代填表方法頗好，惟第二步考核功夫重精細，因《康熙字典》引書譌誤太多，例如所引《說文》，不獨許氏無之，往往二徐亦無有，引左氏其書云某年傳，亦多靠不住，勢非全部檢核原書不可也。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 九月十日

### 原書頁 50

有信封，寄件人地址為鶴山坪陳九月十日，收信人地址為本縣中白沙膏渥居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先生。此信左下角印有「獨秀用牋」字樣（按：原信封內寄信欄印有「虞洽◎路四七五巷六號 上海亞東圖書館」仿長形陽文楷體方章，收信欄書毛筆行體「城內黃荊街八十三號 陳石安先生」）。

### 原書頁 51

靜農兄：寄上〈中國古史表〉一紙，不知能囑館中寫油印者為寫印廿餘份否？原表或者不能寫，或可分三段寫如吾用鉛筆所勾畫者，此表為第五、六年前所寫，料一時無力詳考寫定出版，故想油印若干份分寄同好，以為商討之材料也。中國文化在文史，而文史中所含烏烟瘴氣之思想，也最足毒害青年，弟久欲於此二者各寫一有系統之著作，以竟《新青年》之未竟之功，文字方面始成一半，史的方面更未有一字，故擬油印此表以遺同好，免完全散失也，史較文字更難，新材料未發見以前，舊材料勢不能盡廢，惟有加以合理的整理，以期減少烏烟瘴氣耳。諸夏四部族之說，似可確定，特於八姓方面，前史不甚注意，以其未能如夏、商、周繼續雄長中原，遂目為化外，致古史上許多問題難以解決，鄙見於此方面不無可採，不審兄及建功兄以為如何？

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 九月十五日

### 原書頁 52-53

有信封，左下角有「仲甫手緘」字樣，並書寄信人地址江津城內黃荊街八十三號陳九月十五日，收信人地址為本縣中白沙膏渥居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先生。此信左下角印有「獨秀用牋」字樣。信封背面書有「收到希即回示！」並在「

即」字旁畫有三個小圈圈，完全反映急切的心情。

### 原書頁 54

靜農兄左右：拙稿尙希代爲增改七處如左：

- (1)六字條 乃以先爲六。改爲；，下加「《集韻》音莫六切，即《說文》睦之古文齧，亦以先爲六也。」
- (2)未字條 (未)下双行夾注改爲「未未皆謂末梢，古本一字，後分化爲二；故古書未未及偏旁从未从未之字，多通用」。
- (3)寫字條 前寄上修改文中，「化爲」二字改爲「推及」。
- (4)𠂔字條 「覆亦从此」改爲「賈、覆亦从此」。
- (5)𠂔字條 𠂔下加(冰)。(解說內各𠂔字下不加)
- (6)宮室城郭部分最後南下再加一字如左：

𠂔(𠂔) 《說文》云：𠂔，不見也，象壅蔽之形。《字彙》謂象避箭短牆。按《蒼頡篇》：旁視曰眇。《說文》云：眇，目偏合也，一曰衺視也，秦語。《史記·鄒陽傳》：按劍相眇。《漢書·敘傳》：以顧眇而捐相印。張衡〈西京賦〉：眇眇流眇，一顧傾城。據此，則眇義非全不見，避箭短牆，雖有所壅蔽，而中留空處可向外窺探也。从𠂔之𠂔，訓麥末，亦只謂微細難見而已。《廣韻》二十七銑之𠂔訓不見，十四泰之𠂔同句，注云：本又音緬。是𠂔用爲乞句字，自唐宋已然，後更小變其形作𠂔以別之耳。

此部分既加一字，則其數「三十五字」應改爲「三十六字」，總數亦應加一字。

- (7)比字條 「比彝作 𠂔，可証；」改爲「比彝作 𠂔，从比之昆字，昆陀王鐘作 𠂔，此因可証；」

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 九月二十日

(原補寫信箋前之欄格外文字：日前寄上〈中國古代史表〉一紙，已收到否？頃接撫五先生來函囑爲武大物色中國歷史教員<sup>28</sup>，不知兄及建功兄有能授此課友人願去否？又及)

<sup>28</sup> 撫五，即王星拱。



## 原書頁 55

有信封，左下角有「仲甫手緘」字樣，並書寄信人地址江津城內黃荆街 83 号陳九月廿日，收信人地址為本縣中白沙膏渥居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先生。此信左下角印有「獨秀用牋」字樣。

## 原書頁 56-57

靜農兄左右：十八日惠書敬悉，日前陳秀清自白沙回到德感場，來函云兄曾臥病家中，不知近日已全快否？〈史表〉照原文分三段連續橫印，裝訂成冊，不必貼合為直表也。諸夏居甘肅時已在陶器時代，大約商周均經由秦隴入陝，傍渭南而居，後周人定居渭水流域，商則沿黃河南岸而移居豫、魯，夏則沿黃河，經河套而入居晉南，八姓大約亦曾經河套（小字原注：鄂爾多斯旗發見到石器即其証），而更東經包頭、綏遠而至燕北，南下青、徐，禹疏九河，大約謂河套九河，孟子禹貢疏九河之說太誇張，在古代之交通及工程均不可能也。此雖假定，頗近情理，不知可以分別補入〈表〉中否？治中國史，鄙意只可斷代或分門（小字原注：如經濟、藝術等），專力為之，全部史非一人之力所能任也。弟前在金陵獄中，曾擬作「宋末亡國史」及「明末亡國史」二種，以此足為今人之鑑也，今萬無此力為之，兄其有意於此乎？倘館中能出版，兄不妨為之也。敵人入川，則到處可居，倘入川則大難矣，弟尤大難！如果真有此一日，不知鄧六先生有可靠之親友在鄉間能容我避居否（小字原注：總須離場稍遠）？語罕所居萬家山不知情形如何<sup>29</sup>？敵人入川，土匪必蜂起，黑石山必不能安居也，兄此時住處尤不妥，前聞合江曾被炸，想尊翁平安也。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 九月廿五日

## 原書頁 58

有信封，寄信人地址江津黃荆街 83 陳九月廿五日，收信人地址為本縣中白沙膏渥居國立編譯館或柳馬岡臺靜農先生台啓。此信左下角印有「獨秀用牋」字樣。

<sup>29</sup> 高語罕(1887-1948)，安徽人，曾留學德國法蘭克福，為近代進步教育家、文學家，與陳獨秀私交甚篤。著作有《百花亭畔》、《烽火歸來》、《中學作文法》、《紅樓夢寶藏六講》等。

## 原書頁 59

靜農兄：拙稿尚有請為改正處如左：

- (1)冬字條 「冬 《說文》云：……終下亦云：𠂔，古文終。」改為「女《說文》欠部𠂔（隸變作冬）下云：从欠，从女，女，古文終字。水部泆下云：从水，女聲，女，古文終（《廣韻》汶作泆）。糸部終下云：𠂔，古文終。虫部𧈧（蠱）下云：从虫，女聲，女，古文終字。」
- (2)申字條 古音無舌上聲，下加双行夾注如下：余論守溫字母知、徹、澄、娘為舌腹音〔舊云舌上〕，照、穿、牀、審、禪為舌上聲〔舊云正齒〕，今音除娘母外，皆讀舌上聲，古音皆讀舌頭聲如端、透、定、泥。
- (3)易字條 「故易有變易之義」改為「《周易》即取變易之義，由掌卜官名用為書名；」。
- (4)未字條 「按菽，初形為未」改為「《說文》亦訓荅為小未。按菽當為大小豆之總稱，豆荅皆音借，初形為未」。「古無舌上音，未讀如豆，故假豆為未」，這一段全刪去。

聞黑石山梁漱溟搬走，有屋五間可租弟住，不知實否？弟居彼處為養病計，拒絕來客訪談，不祿奇怪也。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 九月卅日

## 原書頁 60

有信封，左下角有「仲甫手緘」字樣，寄信人地址江津陳寄卅日，收信人地址為本縣中白沙柳馬崗臺靜農先生。此信左下角印有「獨秀用牋」字樣。

## 原書頁 61

- (1)瞿字條 「故孳乳為觀看、臺觀字」之下，加「觀之从瞿，猶顧之从雇，雇雇蓋二物也」十五字。
- (2)求字條 「故引申為求取、乞求、追求字」，求取改為求索，下加如下一段双行夾注：《詩·關雎》君子好逑之逑，正用乞求、追求之義，初形為求，偏旁乃後加，引申義為匹耦，章太炎謂：求索字為逑之假

借，非也；若逖字非以乞求字爲初形，但如許書所云：从辵求聲，試問求索、追求匹耦之義何自而來耶？

以上兩條，希爲改正！

〈史表〉廿份收到，前函即以代序，免寄諸友時多寫廢話，至好。惟「特於八姓，……難以解決」，文義不可解，原函所云已不記憶，已改爲「特於八姓，以其未曾如夏、商、周雄長中原，舊史遂多忽之，古史上許多問題因此難以解釋」<sup>⑩</sup>，〈表〉中（一）后稷，改爲（一）棄即后稷。（三）放勳左旁落（9）。注釋中（6）六行「帝王世紀」誤爲「帝之世紀」。（11）一行「高陽氏」誤爲「方陽氏」，（13）十三行「或曰祝融」上落一「按」字；廿三行「其四曰求言」之「求」字，模糊不清<sup>⑪</sup>，均望改正之。倘細校之，或尚有錯字也。此祝  
靜農兄 健康 獨秀手啓 十月四日

#### 原書頁 62-63

有信封，背面寫寄信人地址江津縣城內黃荆街 83 号陳寄十月四日，收信人地址爲本縣中白沙柳馬崗臺靜農先生。此信左下角印有「獨秀用牋」字樣。

#### 原書頁 64

靜農兄：二、三兩日函及史表補文均收到。〈史表〉則早已由農工行轉來，〈史表〉補文有修改處，奉上一張。「晚明講史」不如改名「明末亡國史」，修改時望極力使成爲歷史而非小說，蓋歷史小說如《列國》、《三國》，雖流傳極廣，實於歷史及小說，兩無價值也。拙稿付印事，頃已發函陳館長言之，鄙意倘寄商務印亦不成，在白沙油印亦較善於束之高閣。油印能手，亦可印五百份，擇其清晰者可裝成二、三百份。白沙鄉間醫葯太不便，稍遲擬移居江津城中（已託仲純兄爲租屋），不住白沙，鄧六先生之屋可不租也。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 十月十四日<sup>⑫</sup>

<sup>⑩</sup> 原信多一「上」字。

<sup>⑪</sup> 「糶」爲「模」之誤。

<sup>⑫</sup> 原件有蛀蝕痕跡，但不影響辨識內容。

## 原書頁 65-66

- (1) 丰字條 解說之末請加如下一段：「《說文》封字，籀文从丰作𠄎（金文亦从丰），古言封豕（見《左傳》）、封狐（見《離騷》）、封牛（《爾雅》作犁牛，《漢書·西域傳》作封牛。師古曰：封牛，項上隆起者也。）義皆為大，丰盛義之引申也。今語浙江呼大豬曰幫豬，即《左傳》之封豕；蜀語謂甚重、甚硬、甚臭曰幫重、幫硬、幫臭，字皆為封，亦即丰也。古無輕脣，封讀如邦，東、冬、鍾韻字，古多讀江、唐韻；故从丰之邦在江韻，从封之幫在唐韻」。
- (2) 黽字條 舊諸詩作威施下，「古音同音字古多名」改為「《說文》引作」黽𪔐。
- (3) 玄字條 通俗文曰上，加「《漢書·敘傳》：又況么麀尚不及數子，鄭氏曰：麀，小也」。
- (4) 未字條 此條之末天讀為顯，下加「刀鷓或作鷓鷓，鏹斗或作刀斗（俗作刁斗）」。

右四條請增改，日前有一函寄建功兄，內亦有增改四條，諒兄已見著。致陳館長函十五日已送江津城交郵，不審此時已達到否？倘寄商務印亦不成，務望告陳館長請付油印，并望告他弟言如此。

此函係託屋主人火房（劉姓）到白沙有事，順便帶上，拙稿尚有二冊在編譯館，如已抄好，望檢交此火房攜回！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 十月十九日

梁君贈虞石拓本二，以其一轉奉兄，乞察收。 又及

## 原書頁 67

- (1) 總目次下篇 （一）字根「複」合者，改為（一）字根「并」合者  
（二）字根後加偏旁者，改為（二）字根或并合字根後加偏旁者
- (2) 秀秃字條 禾初種曰秧上，加如下一句：秀本亦讀如秃，故透从秀得聲。
- (3) 𣎵字條 古小與木每不分也下，加如下一句：留鼎秭之偏旁作𣎵，正象木芒，非如《說文》所謂：从米盛而一橫止之也。  
（此條上次似已寫上）

以上諸條乞為添改。

前答复建功兄所問各條，不知已收到否？拙稿何日始能寄出付印，寄滬抑寄港，均求即速賜知！此上

建功、靜農二兄


弟獨秀手啓 十一月十六日

鶴山坪已漸轉冷，於弟病極不相宜，擬廿左右赴江津城覓屋移居，覓不得屋，或赴渝住一時期。又及

### 原書頁 68-69

有信封，背面寫寄信人地址江津城內黃荊街八十三號陳寄十一月十六日，收信人地址為本縣中白沙膏渥居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先生。此信左下角印有「獨秀用牋」字樣。

### 原書頁 70

(1) 丰字條 前所加之下即「从封之幫在唐韻」之下，再加如下一段：丰又孳乳為蚌、為胖（肥胖字篆應从丰作 ，即《玉篇》訓脹之◎，不應从半，《說文》胖訓半體肉，〈內則〉注云：胖謂脅側薄肉；不應有肥大之義），變易為彌，《說文》訓弓彊貌。

(2) | 字條 「今語曰棍」上，加如下一段：古語曰矜（《說文》：矜，矛柄也。《方言》：矜謂之杖；古謂老而無妻者曰矜，今語曰光棍，音義皆同）。

右二條請加入拙稿。此上

靜農兄

弟獨秀手啓 十一月廿日

今日已入城，暫住仲純兄處，十八日手示已收到。 又及

### 原書頁 71-72

有信封，已蛀蝕損耗嚴重，背面寫寄信人地址江津城內黃荊街八十三號陳寄十一月廿日，收信人地址為本縣中白沙膏渥居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先生。

### 原書頁 73-74

靜農兄：日前接讀十八日手書，適奉書將發，匆匆未及詳復，拙稿經建功兄校

正，有所修改或加注，爲益實多，惟後半尙未見有疑問示下，想尙未校竟，甚望能早日校竟，以便早日交陳館長寄出付印。下篇寫成時，字數略與上篇相等（小字原注：甚或稍多，然亦相差不甚遠），望告陳館長。弟寫此書，用意本在便利現代高初小學教育，非以考古，人們視爲普通讀物，那便最好，衡以古義，識字本屬小學，亦可通也。弟現仍暫住仲純兄處，新租之屋尙未大定，但必移入城也，下月兄等倘能來談，至樂也。聞仲純兄言，兄交友失人，心緒頗不佳，來函延年醫院寫作延壽醫院，亦心緒不佳之一表現。旁方條下之注文爲「《周禮》：牛助爲牽磅」，來示□中爲「牛助」二字，他有疑處，希早日示知，以便付印！此祝

健康 建功兄同此。 不另 弟獨秀手啓 十一月廿三日

（原補記信箋前之文字：此函將發出，又收到廿一日來示，所增改者大致如來表無所遺漏，然尙未細核，最後函請加收之而寄，則在廿一日前後始收到也。

又及）

#### 原書頁 75-76

有信封，背面寫寄信人地址爲江津城內黃荊街八十三號延年醫院陳寄十一月廿三日，收信人地址爲本縣中白沙膏渥居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先生。

#### 原書頁 77

（箋前有文字：倘有遺漏，請即函檢出）

(1) 丰字條（再加）

(2) 秀禿條

(3) | 字條

(4) 總目下篇

以上四處表中未列，諒是發信時，弟最後二函尙未收到也。此上

靜農兄

弟獨秀叩

建功兄病已見好否？希代爲問候。 又及 十一月廿四日<sup>③</sup>

<sup>③</sup> 按：此信寫在十二直行紙上，左下角印有「國立編譯館稿紙」字樣。此稿紙原寫有《小學識字教本》二十四字（每行二字，很有順序排列）的簡記增減文字若干說明。

拙稿寄出付印時，望示知！ 又及

原書頁 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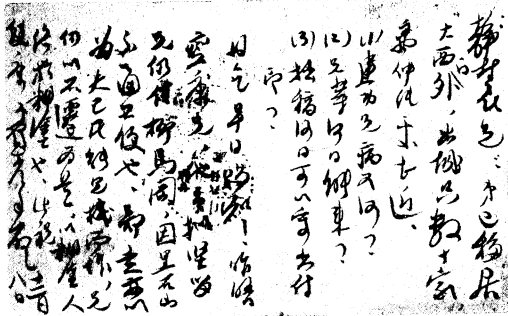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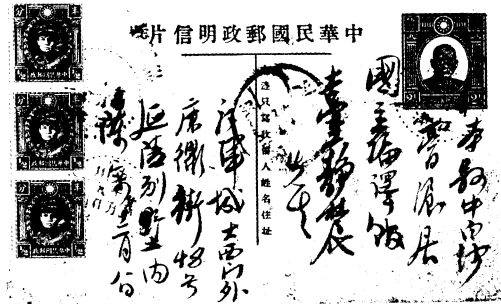
靜農兄：弟已移居大西門外，出城只數十家，離仲純處甚近。

- (1)建功兄病如何？
- (2)兄等何日能來？
- (3)拙稿何日可以寄出付印？

均乞早日賜知！昨晤燮康兄，他云擬堅留兄仍住柳馬岡，因黑石山交通不便也。鄙意亦以為夫已凡能見機而作，兄仍以不遷為是，以糊塗人終於糊塗也。

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 十二月八日<sup>③④</sup>



原書頁 79-82

靜農兄：十三日手示誦悉。拙稿由館中自置石印印書，極好。惟

宜乘霧期早日裝齊開工，并希望首先寫印拙稿，以免明春有警報時工作困難也，石印廠宜離場五六里決不至被炸之地，最好在黑石山，倘確實決定石印，應即行招工謄寫，因石印須先用特用之紙寫好始能付印，最好是寫做宋體之字。以上所云，均望代達陳館長！

來函所云禰老之屋，不知即校旁前梁漱冥所住之屋<sup>③⑤</sup>，或由校舍再往前禰老之莊屋<sup>③⑥</sup>？鶴山坪之房子并未退租，因遷居他處傢具成問題也。本擬來春仍

③④ 此信為明信片。寄信人地址為江津城大西門外康衢街 48 号延陵別墅內陳寄十二月八日，收信人地址為本縣中白沙膏渥居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先生。  
 ③⑤ 原文如此，應為「梁漱冥」才是。  
 ③⑥ 禰老，不知何人。臺大圖書館特藏室收藏陳獨秀手札，我找到了一張「鄧鶴丹，禰僊江津」的名片，或即是禰老，未確然否，姑記待考。

返鶴坪，惟近以該處治安無把握（蜀人所謂強盜及土老二），有他遷之意，不知黑石山一帶治安狀況如何？倘治安無虞，弟決計明春新曆三月中遷往，乞以此意告知禰老。房屋幾間；廚房公用或獨用；房租、押租各若干；同居何人（孫子多否）；有無一間窗子大、光線足、可做書房者；房間高有若干尺，有無天篷（原小字注於天頭：因房子如過矮及無天篷，則夏天熱，不利於賤恙也）；吃水用水距離若干遠；均乞問明示知，以便決定租用與否。倘距兄之新居不甚遠，兄能親去看一下，則更好也。曹姓有遷渝意否？弟甚望兄及建功兄新曆年能來此一遊。此祝

健康 建功兄同此，不另

弟獨秀手啓 十二月十七日

### 原書頁 82-83

有信封，寄信人地址為江津城大西門外正街四十八號延陵別墅內陳，收信人地址為本縣中白沙膏渥居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先生，信封背面書「十二月十七日」。

### 原書頁 84-87

靜農兄：日前奉手示言石印及鄧府房屋事，比即復兄一函，諒已達左右。館中籌備石印，不知已進行至何程度？昨日偶步此間通泰門大街，見有石印業二處，詢之該處工人，據云人工除火食外，月薪須一百元，一人寫，一人上石，一人印（原小字注：印工須有一助手，共月薪百元），日印八十版（原小字注：每版四葉），月薪百元討價如是，當可稍減，大約工資火食四人月須四百元以上，出書可九千六百葉，是否合算，可告館中人計算之。倘在白沙自辦石印不成，可否派人來江津城交石印店包印？

開年江津城自不可居，弟仍回鶴山坪，或遷居黑石山，尙未能大定，以朋友往來之樂，借書之便，鶴坪遠不如白沙，而鶴坪房東相處甚得，諸事便當，且有土有農具可借以種菜蔬，鄧府莊屋則無此便利，至於治安或者當百衛之政。鶴坪房屋稍矮，雖有樓板，而距屋頂過近，天氣大熱時殊難受，不知鄧府莊屋如何？不知距聚奎學校若干里？倘離校過一里以外，孤露荒郊，亦不可居也。弟只須住屋二間（原小字注：一臥室，一書房）及火房一榻之地，即租鄧府莊屋，只正屋二間足矣，廂房則不需也。據仲純言拙稿已託嫂夫人帶上，諒已收到。其中有增加一紙條，已由象器用「𠂔」（音蓋）下移至象艸木「𠂔」（音



封)下,想已見過。此外二副本亦望照樣改正,所加之紙條上亦有改正,望留意照改!建功兄亦已遷去否?建功兄舊居膏渥居之房屋,不知比黑石山鄧府莊屋如何?諸希賜知!此祝

健康 建功兄同此

弟獨秀手啓

十二月二十日

### 原書頁 88-89

有信封,寄信人地址爲江津縣城大西門外正街延陵別墅內陳寄,收信人地址爲本縣中白沙膏渥居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先生,信封背面書「十二月二十日」。

### 原書頁 90-91

靜農兄:昨日間閱拙稿,發見錯誤二處,希爲增改如左

(1)疋字條(象宮室城郭類) 「後以春夏字爲華夏字,以夏爲雅音,遂用疋爲雅」,改爲「後以同音假借,春夏字與華夏字不分,夏爲雅音,遂用疋爲雅」。

(2)疋字條後加一字如左

爾(尔) 《說文》云: 爾(隸作爾),麗爾猶靡麗也,从冂,从彡,其孔彡,尔聲。朱駿聲謂:爾即彡字,小篆加冂彡聲也,本義爲窗甃之交文,玲瓏可觀,按此說是非參半,謂彡象窗甃之交文固是,謂爾即彡則非也。彡加 𠂔,謂以竹(中 𠂔 即竹字)編成有幹有邊之窗簾,八謂編竹之繩也。窗簾近窗,故爾訓昵訓近,孳乳爲邇。簾之中邊均以硬竹夾持之,故孳乳爲訓箝之箠及絡絲柎之柎。簾蔽全窗,故孳乳爲訓滿之彌、瀾、瀾等。尢(隸作尔或尔)爲 爾之省形,《說文》分爲二字,謂爾从尔聲,尔从入丨八,八象气之分散;皆非。爾用爲爾我字者,女汝之同音假借也。用爲「爾爾」義者,「如此如此」之合音也。用爲「爾耳」義者,「如此而已」之合音也。

因爲加了一字,象宮室城郭下三十六字,應改爲三十七字;總數五百三十五字,亦應改爲五百三十六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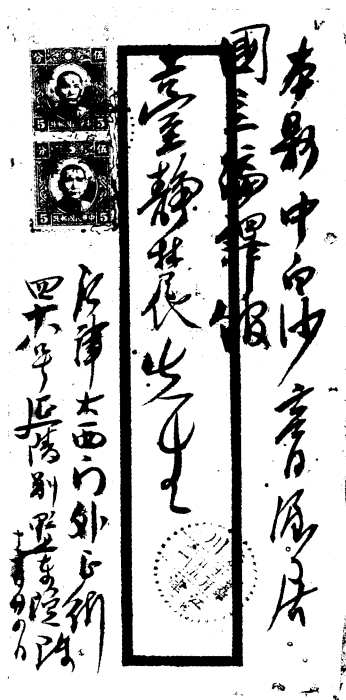
此書石印如不成,用油印寫五百份,挑選清楚者裝訂二、三百份,亦聊勝於擱置也,望以此言代達於陳館長!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 十二月廿四日

原書頁 92

有信封，寄信人地址為江津大西門外正街四十八号延陵別墅東院陳十二月廿四日，收信人地址為本縣中白沙膏渥居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先生。信紙左下角印有「獨秀用牋」字樣。



原書頁 93

靜農兄：拙稿尚有應增者二處如左

(1)象器用𠂔字條 《說文》篆文𠂔

字作  下旁注

中「《說文》又有 羊 篆」下，加「報、執、羣、  
囿、籟等从之」八字。

(2)象器用𠂔字條 𠂔改為𠂔（𠂔），解說中「𠂔即𠂔之譌形」下，加如下一段：「《廣韻》陽韻牀下有𠂔字，音同牀，乃古讀，又音女𠂔切，則兼收唐韻之譌音也」。

前兩函，一言石印及租屋事，一言拙稿增改二條事，諒均已收到。兄新移居諸事，想尚未停當，建功兄病恐亦未全復元，來遊城中之舉，諒必稍推遲矣。此祝健康  
弟獨秀手啓 十二月廿七日

原書頁 94

有信封，寄信人地址為江津大西門外正街四十八号延陵別墅東院陳，收信人地址為本縣中白沙膏渥居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先生。信紙左下角印有「獨秀用牋」字樣。信封背面書「十二月廿七日」。

## 原書 95

靜農兄如握：拙稿加字兩條（斤字條、月字條），前日寄上，諒已收到。茲又有加改一條如左：

斤字條 「斤似今之鑄」，「似」字改爲「即」字，下加旁注：「《釋名》謂：板廣不可得削，又有節，則用斤，此以手滅斧跡也；《集韻》鑄亦訓平木器」。

廿七來書昨讀悉。鉛印、石印恐都渺茫，商務既積壓館稿數十種未印，焉能提前印拙稿，弟與王雲五無深交，且此人但認得勢力，不認交情，弟雖函託，亦未必發生效力，鄙意想請陳館長發稿後轉給王雲五一信，問其可否提前即時排印，倘回答是個否字，仍望由館中油印二、三百份，分散各省，以免川亂將原稿散失，拙稿雖未臻完善，而弟頗自矜貴也。鄧府屋院不足，則不談矣。之瑜如能在聚奎任課，薪金自當由校中決定，他但重禮貌，薪金不甚計較，前在博學，據弟記憶，月不過百元。此祝

健康

弟獨秀叩 十二月卅日<sup>③</sup>

## 原書頁 96

有信封，寄信人地址爲江津大西門外正街 48 延陵別墅東院陳十二月卅日，收信人地址爲本縣中白沙膏渥居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先生。信紙左下角印有「獨秀用牋」字樣。

## 民國三十年

## 原書頁 97

靜農兄左右：拙稿尙有應修改處如左：

象器用類犖字條 「初形爲犖」改爲「犖爲穿木之器」。「本爲穿木之器，引申之穿木亦曰鑿」，改爲「鑿本謂穿木，引申之穿木之器亦曰鑿」。下文「能穿之孔亦曰鑿」，此爲正文，非旁注，未知曾弄錯否？

拙稿付印事，究已如何辦理，切盼示知！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 一月八日

<sup>③</sup> 此處日期係寫於箋前。

建功兄亦已移居否？其病如何？ 又及

**原書頁 98-99**

有信封，寄信人地址為江津城大西門外正街四十八号延陵別墅內陳一月八日，收信人地址為本縣中白沙膏渥居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先生。信封背面書「內錶一只，洋 42 元」。

**原書頁 100**

建功、靜農二兄：茲特懇者：李宗荃君，湖北人，九江同文高中畢業，現擬入大學先脩班肄業，請二兄設法層轉，託熟人向此校當局關說，期能入學為感。此祝健康  
弟獨秀手啓 一月九日

**原書頁 101**

有信封，寄信人地址欄寫「獨秀拜託九日」，收信人地址寫「請面交白沙膏渥居國立編譯館魏建功、臺靜農先生」。

**原書頁 102**

靜農兄如面：十一日賜書誦悉。拙稿館中自印決無可能，商務如不能提前即排印，仍望吾兄代弟轉告陳館長付油印，油印雖不佳，聊勝於無也。舊年後兄果能來遊否？尊翁倘回白沙，亦望其同來，以久未晤面也。資深兄往聚奎教書事，不知如何？談錫山君之妹（現住仲純處），上海美專圖工科畢業，曾任過中學教員，倘聚奎新本需圖畫及勞作科教員，兄可推荐之。薪金決不計較，倘能延聘，她即可前往。此祝健康  
弟獨秀手啓 一月廿日

**原書頁 103**

有信封，寄信人地址為江津陳獨秀一月廿日，收信人地址為本縣中白沙膏渥居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先生。

**原書頁 104**

靜農兄左右：李生赴白沙投考先修班，託上兩函，諒均已達覽。令妹前日到此，

聞幾乎不得要領而回白沙，昨日始知，比即由之瑜兄作函，令其過江往見姚君，如何結果，尙未見其來告，有聞隨即奉聞。拙稿尙有應刪改者如左：宮室城郭類余字條「散氏盤以下金器文」改爲「金文」（原小字注：原八字刪改爲二字）。

兄約於何日能來此，或竟不能來，均望示知！

拙稿油印事，已有決定否？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 二月八日

### 原書頁 105

有信封，寄信人地址爲江津縣大西門外正街 48 延陵別墅陳二月八日，收信人地址爲本縣中白沙膏渥居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先生。

### 原書頁 106-109

靜農兄左右：令弟帶來之信，至今未見，李君帶來之信已讀悉。當時因瑜兄過江往德感埧未回，故未得即復，昨日瑜兄自德感埧回，據云已與九中約定，未便返此，新本之事，只有請兄婉詞謝之！令妹轉學九中之事，本已由瑜兄函託姚君介紹於女分校，說好即可搬入住下，廿邊考試不過形式而已，奈令妹當時并未過江，只令弟去見姚君一次，回到城中，只到仲純處一次，未來弟處向瑜兄報告詳情，瑜兄問之仲純，亦模糊不得要領，并其兄妹住處亦不得而知，瑜兄親過江問之姚君，始知令妹始終并未過江，究往何處，亦無人確知，惟瑜兄猜度彼等均已回白沙而已，不知究竟如何也。姚君已於今日動身赴湘，令妹事雖已託之該分校職員，將來如何雖難知，然令妹倘決心轉九中，務望於廿日前攜帶行李、轉學證書、像片等來江津<sup>38</sup>，到弟處請瑜兄送其前往，瑜兄既任該校教員，姚君雖去，總可設法，弟聞該分校校長已換楊君（十七日到此），此人與瑜兄至好，彼如果來，令妹轉學事，當更無問題，惟必須她能於廿日前到此耳！

拙稿油印事已決定否？上元已過如許日，諒兄已無暇來此一遊矣。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 二月十三日

建功兄同此。不另

<sup>38</sup> 原稿「像片」，今多寫作「相片」。

## 原書頁 110

有信封，寄信人地址為江津城大西外正街延陵別墅陳寄，收信人地址為本縣中白沙膏渥居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先生。信封左上角特書「快信」二字。

## 原書頁 111

靜農兄：兄由此臨行時曾託之瑜兄呈上一紙，內系拙稿增加二條<sup>③⑨</sup>，想已收到代為改正。昨接之瑜兄函，據云陳館長已赴渝，託兄轉達之函尚未交去，不知其此時已回白沙否？拙稿已否寄商務付印，油印何時動手，均望示知！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 三月十日

建功兄統此。不另

## 原書頁 112

有信封，寄信人地址為江津縣城陳寄三月十日，收信人地址為本縣中白沙膏渥居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先生（按：封內寄信人欄書為「重慶市張家花園十九號王緘」，收信人欄書為「江津大西門外延陵別墅陳宅 潘蘭珍女士玉展」。以上皆是毛筆行書）。

## 原書頁 113-114

靜農兄：十日手示敬悉。館中諒無意將拙稿付印，弟已不作此想矣。《字一條增寫後，尚望將原稿條寄回，以弟處稿一份尚未加入此條也。弟已於十一日移回鶴山坪，晤瑜兄時，望告之尹默先生住渝何處，弟不知，兄如知之，乞將答詩轉去為荷（天頭有眉批：來示望寄仲純兄處轉交）。尹默字素來工力甚深<sup>④⑩</sup>，非眼

<sup>③⑨</sup> 「系」為「係」字之誤。

<sup>④⑩</sup> 沈尹默（1883-1971），原籍浙江吳興，出生陝西漢陰。十二歲學書法，由歐陽詢《醴泉銘》、《皇甫誕碑》入手，行草由米南宮而智永、虞世南、褚遂良，而上溯二王，又兼好詩詞，年輕即早慧成名。與三弟沈兼士自費赴日本留學，後因經濟因素，一年後返國。在《新青年》倡導白話詩文，推動新詩創作，同時與陳獨秀、李大釗、錢玄同擔任編輯，影響極大。曾任教杭州初等師範學校、第一中學、北京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經歷中法文化交換出版委員會主任、孔德圖書館館長、監察委員、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員會、上海書法篆法研究會主任委員等職。一生提倡書法教育，有關書法著作多種。

面前朋友所可及，然其字外無字，視卅年前無大異也。存世二王字，獻之數種近真，羲之字多為米南宮臨本，神韻猶在歐、褚所臨《蘭亭》之下，即刻意學之，字品終在唐賢以下也，尊見以為如何？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 四月十六日

聞編譯館有一包君畫學戴醇士，頗佳，然否？

### 原書頁 115-116

靜農兄：拙稿尚有改正者如左

象器用古字條 「足著地，聳膝，下臀，如繩團也；……皆可姑以姑稱之也；」改為「足著地，聳膝，下臀，如繩團，今語蹲踞曰踞，湘楚猶曰踞，音如姑；姑从古者，結繩之事，古者視為神秘，解說其義者，屬諸神秘專家，稱其人，男曰士，亦即覲，女曰姑，亦即巫，後以姑為凡女子之尊稱（夫之母曰姑，見《說文》；父母之姊妹曰姑，見《爾雅》；舅之母曰外姑，妻之母亦曰外姑，婦謂夫之庶母曰少姑，竝見《爾雅》；又《詩·邶風·泉水》：問我諸姑；《白虎通》曰：親如母而非母者，姑也），猶之以巫祝之兄稱諸男子之先生者，《吳語》：吳王與晉爭長，乃戒夜中官師擁鐸建祀姑，《後漢書·王莽傳》：三萬餘人南出棗街作姑，此皆用姑之初誼也（今稱施邪術之婦女猶曰姑，即男子為之亦曰姑，如靈姑）；引申之又為婦女之通稱。《尸子》：紂棄黎老之言用姑息之語，注云：姑，婦女也，息，小兒也。此亦即姑息、姑且義之所起；」。

此條所引《國語》及《後漢書》，希便中檢查一下有無錯誤。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 四月二十二日

建功兄想尚未回白沙也。 又及

日前寄上一函，內有答尹默詩，已收到轉去否？

### 原書頁 117

有信封，寄信人地址為鶴山坪陳寄四月廿二日，收信人地址為本縣中白沙膏渥居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先生（按：封內原寄信人欄有「中央設計局」紅色印刷楷體字，左上方毛筆字書「快件」，左下方則側書「薛農山」，收信人欄書「江津大西門外正街四十八號延陵別墅 陳仲甫先生」行楷毛筆字。郵戳為「重慶 30.8.14. 」）。

## 原書頁 118-119

靜農兄左右：讀手書謂《字條稿日內交之瑜兄帶來，今去暑假尚早，豈瑜兄擬請假來此一行邪？或其已不能繼續授課於聚奎也？弟作詩甚少，不知尹默在渝所見者乃何詩也？關於拙稿出版，弟已不作此想，聞部中有阻力也，此稿已停止續寫。頃寫「古音陰陽入互用列表」，已成三分之一，分量不多（原小字注：二萬字左右），擬自買紙，由館中代為寫油印，如何？兄及建功兄能設法覓一册段氏「六書音均表」（原小字注：版本小的好些）借我一用否？關於包君作畫之事，偶爾問及，非有乞其作畫之意，此時得紙甚難，亦不必向全君乞畫也。建功兄想已回白沙矣。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 五月五日

拙稿服飾類朋字條「朋鳳同音（原小字注：古無輕唇，鳳讀如朋）。古或借朋為鳳」，此十餘字望全刪去。又及  
又同條「乃象大鳥」，改為「乃象大鳥之豐羽修尾」。

## 原書頁 120

有信封，寄信人地址為江津城內黃荊街 83 号陳，收信人地址為本縣中白沙膏渥居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先生（按：封內原寄信人欄有紅色印刷楷體字「國立編譯館 臺緘 館址 四川江津白沙」，其中「臺」字為毛筆楷體，收信人欄有「江津黃荊街延年醫院收轉 陳仲甫先生」正楷毛筆字。郵戳為「東川 三十年四月廿三日 白沙」）。

## 原書頁 121-122

樂 樂字甲文作 ，木上著絲，琴瑟之象，樂鼎作 ，益可證為从絲，蓋古文么、玄字上下均不作結也。晚周金器銘文乃增  象鼓作 。喜字甲文作 ，子璋鐘作 ，鼓字甲文作 ，齊侯罇鐘作 ，皆以  象鼓與  同，許氏《說文》謂樂象鼓鞞木虞，意謂  為鼓，木為虞，固是，以絲為節鼓之鞞，則非，盧鐘灤（借為樂）字右旁作 ，亦不加  如甲文，並無鼓鞞之可言也。

此條望加在象器用類豈之次、今之前。象器用字數改為一百五十六，全卷字根總數改為五百三十八字。



前函請刪改朋字、古字二條者，已收到否？

寄尹默詩請轉去！（另紙錄上）音韻表已由仲純兄轉來，竝交來二紙，一為老舍者，一為姚君者，老舍的自然很願意寫。前年《新蜀報》副張為共黨無理的攻擊我，不知其時姚君已在彼中主持否？近聞姚君又回到共黨了。我對任何人無成見，惟慮他們有成見，以開玩笑的心理令我寫字，我則不欲寫也，姚的既不寫，老舍的也只好從緩。五月九日、四月十九日兩書均讀悉。《識字教本》倘自己油印，當然由我出資也。此祝

靜農兄 雙安

弟獨秀手啓 五月廿日

### 原書頁 123

有信封，寄信人地址為鶴山坪陳寄五月廿日，收信人地址為本縣中白沙膏渥居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先生（按：由封內文字，則知原寄信者地址為紅色楷體印刷「樸園書藏 簡寄」字樣，收信欄位置有毛筆字書「崑呈 秀老先生吟席」。無郵票及郵戳，顯然原信係請人專送）。

### 原書頁 124-125

靜農兄：前函寄上拙稿增加之樂字條及與尹默四絕句，想已收到。拙稿象人行動類，眾字條，變易為洩下注文：「按洩涕一字，非鼻液」八字刪去；為泗下注文：「按此與《說文》誤以洩為鼻液同」，改為「按此當云自口曰泗」。又象器用真字條（最後一條）內顛、頂、顛下小注：「按古音天、顛均讀如丁……無端透定字」一段，改為「按古音天、顛均讀如丁，《釋名》謂天有顯、坦二音，以為方音之異；按天字別讀顯音，恐為東漢時方音。祇讀火千切（《唐韻》）或呼煙切（《廣韻》），亦如此，古書則多以天字與庚、耕、清、青、韻字為韻。例如：《易·坤象傳》生、天為韻<sup>④</sup>；《乾·文言》天、平為韻；《荀子·成相篇》平、傾、人、天為韻；〈賦篇〉天、形、成、寧、名為韻；屈子〈九章〉天、名為韻，漢〈孔彪碑〉天、青為韻，此用天字皆不讀先、真韻。《莊子·秋水篇》天、命、名、真為韻；《文子·上德篇》真、成為韻；〈道原篇〉蹟、瞑為韻；《詩·東方未明》顛、令為韻；〈采芩〉芩、顛為

<sup>④</sup> 「象」為「彖」字之訛。

韻。是真及从真得聲之字，亦多讀丁如天也」。

瑜兄自回聚奎後，未有信來，不知何事忙或有病，乞示知！此祝

健康

弟獨秀叩 五月卅日即端午日

### 原書頁 126

有信封，寄信人地址為鶴山坪陳獨秀寄端午日，收信人地址為本縣中白沙膏渥居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先生（按：封內原寄信人欄有「江津婦孺醫院緘 院址：東門外遺愛祠」紅色印刷楷體字，收信人欄有「江津長江商店收轉 陳獨秀先生台啓」行楷毛筆字。郵戳為五月二十日）。

### 原書頁 127-129

靜農兄：拙稿尚有刪改處如左：

- 一、冂字條（象艸木類） 「《說文》冂訓覆，是也；冂訓重覆，則非」改為「《說文》冂訓覆；冂訓重覆」。「為殼所蒙覆艸木之實」改為「為殼所重覆艸木之實」。
  - 二、冂字條（象服飾類）冂之次，冂之前，加一冂字（此類數字亦須加一字）。「冤、冢、壳、冥、网亦从此」，改為「冤、冥、网亦从此」（即刪去冢、壳二字）。「加二作冂」上，增「加一作冂」四字。「象頭巾之疊紋」上，增一「皆」字。「冕、冑均从冂」上，增「冢、壳均从冂」五字。最後「冂為壳之初形……莫報切」一段，全刪。
  - 三、去（去）字條（象器用類） 去（去）之前增一谷字。解說中，「去為冰形，……去上連則為 𠂔 」一段，改為「去不象口上阿，谷乃去之同義字，去象蓋與 𠂔 同」。《說文》訓節欲之 𠂔 下旁注內，「隸變作却是也」六字，改為「隸變作卻」四字。此下正文「象人跽器旁而食」之上，增「與後出从去之却字，均」九字。「篆應作 𠂔（却）」，此句全刪。「脚字从却」，改為「脚字从卻或却」。最後旁注內「《廣韻》謂脚為脚之俗字」，改為「《廣韻》謂却脚為卻脚之俗字，只以《說文》無却篆耳」（此類數字亦須再加一字）。
- 今又加二字，總數當改為五百四十字，此數恰與《說文》部首合，亦巧事也。來示已悉。聞兄等痛飲，弟未能參加，頗為惘然！舒、姚二君屬寫之件，稍遲

必爲一塗，寄何處，望示知，免兄處轉寄，太麻煩也。與瑜兄書，希便中轉交！建功兄同此致候，不另。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 六月十五日

馬君《避寇集》有便可託帶下<sup>④</sup>，不必郵寄。 又及

### 原書頁 130

有信封，寄信人地址爲鶴山坪陳寄六月十五日，收信人地址爲本縣中白沙膏渥居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先生。

### 原書頁 131

靜農兄：拙稿尙有修改處如左：

- (一) 𦍋字條（象器用類）「而𦍋之形聲義皆是鑿非叢」句，刪一「聲」字。「叢雖假𦍋以象叢艸」句，𦍋下加「之业」二字。
- (二) 業字條（象器用類）「非从𦍋从巾」，改爲「業以𦍋上之业象刻齒，猶之叢以𦍋上之业象聚生之艸也」。

前函（十五日）內並附有致瑜兄函，想已收到。聚奎辦高中料已成畫餅矣。編譯館似有擴大象，如何？此啓并祝

健康 建功兄同此。 不另

弟獨秀手啓 六月十九日

### 原書頁 132

有信封，寄信人地址爲鶴山坪陳寄六月十九日，收信人地址爲本縣中白沙膏渥居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先生。

### 原書頁 133

靜農兄左右：十三日手書讀悉。古字條承爲檢查，感甚。《後漢書》焉得有莽傳，此係誤寫多一「後」字，望刪去即可，不必另加「前」字，以慣例《漢

<sup>④</sup> 馬一浮於抗戰時期，「以鄉閭淪於寇盜，避地蜀中」（謝无量語），感懷歌詠，有《避寇集》。現收入馬一浮：《馬一浮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第3冊，頁58-122。

書》即「前漢書」也。「鄧曄將二萬餘人從閩鄉南山棗街作姑」一句，照此將原稿修改，下加「師古注曰：作姑，邪道所由也。」一句，「此皆用姑之初誼也」，改為「此即用姑之初誼」。《吳語》一段完全刪去。「《》」字條望加在「彡」字條之次。中間及最末各加一段，見另紙。前函及沈詩早收到。最近奉上兩函，一拙稿增門、谷兩字，一修改半、業二字條，想均已達左右。前後所寄增改各條，務望改齊而後付油印。〈古音表〉一星期後即可派火房送至編譯館交兄收。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 六月廿三日

### 原書頁 134

有信封，寄信人地址為鶴山坪陳寄六月廿三日，收信人地址為本縣中白沙膏渥居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先生。

### 原書頁 135

靜農兄：

拙稿如能真付印，望即就近在白沙石印，萬勿木刻，書名亦望勿改！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 七月十三日

### 原書頁 136

靜農兄：前函諒達。悼李光翁詩另紙錄呈<sup>④</sup>。拙稿倘真能付印，切望即在白沙石印，鉛印、木刻均河清難俟。兄等均勸之瑜兄仍回聚奎，而其環境容否他再回，似未深加考慮，雖勸無益；情勢如能回，瑜兄不待人勸也。此祝

暑安

弟獨秀手啓 七月廿二日

〈古韻表〉稿已收到否？ 又及

務希示知

④ 李光炯，字德膏，桐城舉人，曾從同鄉吳汝綸游學，一九〇二年並隨往日本考察教育。感於日本強盛與滿清日益腐敗，回國後，銳意從事教育事業。曾在湖南長沙創設安徽旅湘公學，嗣以環境困難，於一九〇四年遷往蕪湖，改名為蕪湖安徽公學，成為反清的根據地。陳獨秀、劉師培、柏文蔚、陶成章、蘇曼殊、鄧繩侯、謝无量等人就是當時策動反清革命的中堅分子。此詩悼念李氏，原件見《臺靜農先生珍藏書札(一)》，頁 313。

## 原書頁 137

靜農兄：七月十九日、二十四日兩示均讀悉。〈古韻表〉油印二十份（原小字注：用前印〈史表〉紙），需紙價若干，望囑寫油印者計示知，為荷！〈韻表〉尚有自序一篇，約三千字，日內寫好即寄上，建功兄願寫一批評性之序否？《識字教本》初以教部與館間有誤會未能印，今聞誤會已釋，而仍未付印，不知其癥結究竟何在？《拼音文字艸案》早已售於商務，〈韻表〉乃初稿，此時不擬正式付印。《連語類編》已約與北大，弟并無他稿可以出售，兄與瑜兄函所謂弟之稿費問題尚談不到，不知何所指也？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 八月六日

## 原書頁 138

靜農兄：收據八紙（印花每紙六分業已扣去，故弟處未貼）及嚴君囑寫之件，均乞轉交。弟是否移居白沙，看英、美是否對日開戰而定。拙著館中已著手開雕否？倘無開雕之意，下卷不必續寫矣。工人江津可雇，何必遠求之於成都。弟處前日被竊<sup>④</sup>，艸稿失去，倘尋不回，下卷寫時益覺困難，館中若無心付印，弟更無心續寫矣。此祝

健康 建功兄同此

弟獨秀手啓 八月八日

## 原書頁 139

有信封，寄件人地址為江津城內黃荆街八十三號陳獨秀八月八日，收信人地址為本縣白沙膏渥居國立編譯館交臺靜農先生。此信封左下角印有「仲甫手牋」

④ 「前日被竊」，指前幾天遭竊。關於此事，八月三日致函楊朋升云：「敝寓昨失竊，竊去衣被等十餘樣，惟失去兄在武昌為刻陽文『獨秀山民』四字章及弟尚未出版書之草稿，甚為可惜也。」

十月四日致函楊朋升又云：「被竊衣物大半追回，惟兄賜刻篆章及拙稿，則去如黃鶴矣。」均可供參考。以上分見水如編：《陳獨秀書信集》，頁 50、519。惟《陳獨秀書信集》編者將八月三日函，編訂為一九四〇（民國廿九）年，誤也，應為民國三十年才是。因八月八日此信言「弟是否移居白沙，看英、美是否對日開戰而定」一語，即是往後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美、英對日宣戰，爆發太平洋戰爭之事而言。唐寶林、林茂生著：《陳獨秀年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12月）沿襲《陳獨秀書信集》編者將八月三日函，編訂為一九四〇年，亦誤也。

字樣，左上角書「單掛號」字樣。

#### 原書頁 140

靜農兄：建功兄諒已回白沙，〈古韻表〉不知何時可以開始寫印？倘編譯館未能印，望托白沙農工銀行帶至江津交談錫珊兄收下，以便在江津覓地付印，弟甚不願在聚奎印也。此祝

健安

弟獨秀手啓 八月十日

建功兄統此

爲舒、姚二君所寫字條早已寫好寄去，不知收到否，通信時可便詢之。又及

#### 原書頁 141

靜農兄：日前奉上掛號一信，內附收據八紙及字一張，想已妥收。前接建功兄書云拙稿已停止鈔寫，開雕想更不必談起矣。姪孫女陳秀清欲在編譯館尋點工作（書祿的技術工作），原函及履歷呈覽，兄看情形，可言則言之，不可言則已。弟本擬移居白沙，只以日來耳聾仍未稍愈，須先赴重慶南岸診治，再能決定行止也。此祝

健康 建功兄統此

弟獨秀手啓 八月十一日<sup>④</sup>

#### 原書頁 142

靜農、建功兄：靜農兄十三日手書讀悉。建功兄賜寄大著亦拜領。拙著〈韻表〉已動手寫否？補入各字另紙錄上。紙價需若干（只印廿份），望早日計算示知。建功兄能做一文，好極，時間當來得及，〈表〉寫印好，另寫訂入可也，弟自序亦須遲數日始克寄上。此祝

著安

弟獨秀叩 八月廿日

#### 原書頁 143

有信封，寄件人地址爲江津城陳八月二十日，收信人地址爲本縣中白沙膏渥居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先生。

<sup>④</sup> 此信左下角印有「獨秀用牋」字樣。

## 原書頁 144

靜農、建功二兄均鑑：寄上〈韻表〉自序六紙，希檢收（收到望即賜知！）。希望建功兄之序能同時一併印出。何日可以動手寫印，需紙價若干，均望早日示知！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 八月廿七日<sup>④</sup>

瑜兄已決定在九中教歷史。又及

（天頭眉批：望印二十份，兄等處留八份，以十二份托農工銀行寄弟可也。 又及）

## 原書頁 145-146

靜農、建功二兄：前上兩函，一附〈韻表〉修改稿，一附〈韻表〉自序，至今未接來信，不知收到否？此〈韻表〉編譯館能代印否？如能印，印紙及蠟紙共需價若干，希即示知！倘不能印，望兄等暫時代為保存黑石山兄等寓中。勿寄江津，因江津城及白沙場最近均有被炸危險也（上端注云：渝友來云敵廣播如此）。〈韻表〉格子頗小，寫字太多，油印時恐甚糊塗，各格有收錄字過多者，望兄等酌量將其不必要者刪去若干，可也。又自序文中有二處請注意修正之：

（一）驗之今日閩粵入聲，其語尾各塞聲，皆只讀前流而無後流，陽聲收聲之鼻音（*ŋ*、*n*、*m*）亦如此。

（二）即為純粹六朝以來新製之字，亦可足成陰陽互用之證，而非得其反。  
（補此五字）

寫油印時，最好能照原稿每行均畫縱橫格子，讀之始能清楚不紊。

〈韻表〉所收之字有漏略不全者，希就兄等所憶及補之！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 九月五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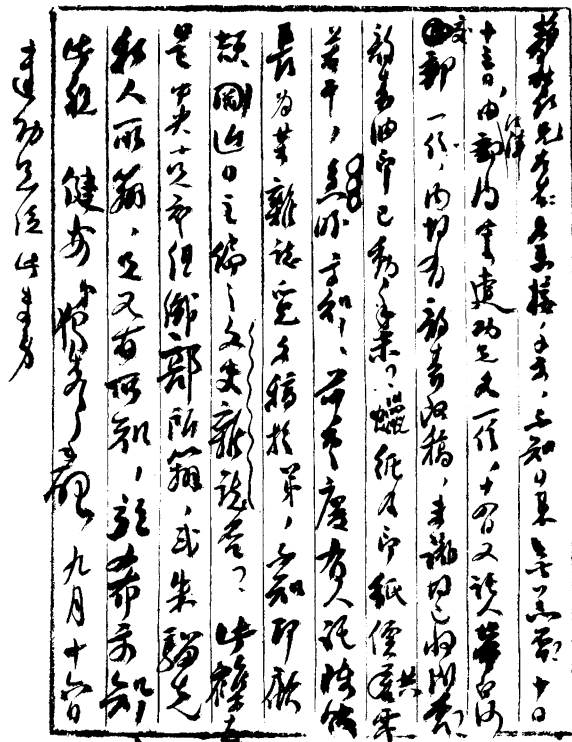
## 原書頁 147

有信封，寄件人地址為江津城黃荆街 83 号陳寄九月五日，收信人地址為本縣中白沙膏屋居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先生。

<sup>④</sup> 八月廿九日魏建功有信回覆陳獨秀，稱美「此作開古音學界一新紀元」。見《魏建功文集》，第 3 冊，頁 402。

原書頁 148

靜農兄左右：久未接手示，不知日來無恙否？十日、十三日由江津郵局寄建功兄各一信，十四日又託人帶白沙交郵一份，內均有〈韻表〉改稿，未識均已收到否？〈韻表〉油印已動手未？蠟紙及印紙價共需若干，急盼示知！前重慶有人託陳館長為某雜誌覓文稿於弟，不知即顧頡剛近日主編之《文史雜誌》否<sup>④7</sup>？此雜誌是中央黨部組織部所辦，或朱驥先私人所辦<sup>④8</sup>，兄如有所知，並希示知！此祝  
健安



弟獨秀手啓 九月十六日

建功兄統此。未另

④7 顧頡剛 (1893-1980)，江蘇蘇州人。一九二〇年北京大學畢業，受胡適、錢玄同影響，一九二三年提出「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學說，試圖推翻歷史上三皇五帝系統，引發史學界大論戰，厚厚七大冊《古史辨》即是一項劃時代的成就，是近代中國史學革命的先驅人物。顧氏研究領域極廣，在民俗歌謠、上古史、歷史地理、邊疆調查等均有所建樹，主編有《民俗》週刊、《禹貢》半月刊、《邊疆》週刊、《責善》半月刊、《文史雜誌》，五〇年代後主持標點《資治通鑑》、二十五史，晚年與顧廷龍對《尚書》整理最為投入，一生累積近二百冊約五百萬字讀書筆記，影響極大。

④8 朱家驊 (1893-1963)，浙江吳興人，德國柏林大學採礦系畢業、哲學博士，先後任職北京大學地質系教授兼德文系系主任、中山大學校長、中央大學校長、教育部長、交通部長、中央研究院總幹事、浙江省政府主席、國民黨中央黨部執行委員會秘書長兼代青年團書記長、考試院副院長等。民國廿八年至民國卅二年為國民黨組織部部長。



## 原書頁 149

有信封，寄件人地址為鶴山坪陳九月十六日，收信人地址為本縣中白沙膏屋居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先生。

## 原書頁 150-151

靜農兄：九月八日、十六日、十八日、廿一日四示，均於近一星期中先後讀悉。韻表由館代印且用其蠟紙，陳館長如知之，乞代為道謝。胡小石君不知將寄我何物<sup>④⑨</sup>？不知是否好久以前請其所寫之小斗方？前以久未得兄書，疑兄有病，今得書果然，未知現已全好否？編譯館之困難，想仍係教陳之必欲據為己有也<sup>⑤⑩</sup>。〈韻表〉自序是否已照弟迭次所改者寫之，全部寫成約在何時？不知雙十節邊能訂成寄江津否（希望能加緊寫成）？家姊靈柩將於下月（即十月陽歷）廿日由◎溪運至江津城安葬<sup>⑤⑪</sup>，弟必進城一行。如無警報，或提前於十五邊即動身，并擬在城小住一星期或十天；即有警報，十九日亦必進城住二、三日，望在此期間，〈韻表〉能訂好寄至江津城也。建功兄前有動身赴滇前來江津一晤之言，倘能來，可在十九、二十、廿一這幾日（如無警報，可於十六、七來），〈韻表〉能帶來更好。兄及建功夫人能同來一遊否？〈韻表〉寫好，不必訂，望即檢一份送與小石，并徵求他的批評，我料他必大不以為然也。漢譯高著《中國音韻學》<sup>⑤⑫</sup>，望向館中借來一讀。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 九月廿七日

建功統此

④⑨ 胡小石(1888-1982)，名光燁，號倩尹，又號夏廬，晚年號沙公，原籍浙江嘉興，生長在南京。就學於兩江師範學堂，先後任教北京女高師、西北大學、武昌高師、東南大學、中央大學、金陵大學、白沙女師、雲南大學、南京大學等，其治學能發揚乾嘉學派優良傳統，重視調查與實證，以甲骨、鐘鼎、古文字音韻、楚辭、杜詩、書法以及文物鑑定見長。著作有《甲骨文例》、《江津縣方言志》、《中國文學史》、《楚辭辨識》、《杜甫北征小箋》、《藝術略論》等。

⑤⑩ 指教育部長陳立夫先生(1900-2001)。陳氏於民國廿七年一月七日在重慶就任教育部長，民國卅三年十二月退職，主持戰時教育行政工作近七年。

⑤⑪ 「陽歷」為「陽曆」之誤。

⑤⑫ 高本漢(Karlgren Bernhard, 1889-1979)，瑞典人，著名漢學家，本處所言即是指《中國音韻學研究》(*Etudes Sur la Phonologie Chinoise*)，趙元任、羅常培、李方桂同譯，一九四〇年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

## 原書頁 152

有信封，寄件人地址為江津城黃荊街 83 陳九月廿七日，收信人地址為本縣中白沙膏渥居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先生（按：由封內文字，則知寄信人欄為「中國國民黨中央直屬重慶市執行委員會緘」紅色楷體印刷字，收信人欄毛筆行書為「江津國立第九中學◎校長轉 陳仲甫先生」）。

## 原書頁 153

靜農、建功二兄：廿六日寄靜農兄函已收到否？家姊安葬之期，乃改在陰歷九月初三日（陽曆十月廿二日）<sup>⑤③</sup>，弟擬於陽曆十月廿或廿一日始進城，建功兄動身赴滇之期未必能遲至此時以後，江津城晤會之約恐不可能，之瑜兄準於雙十節後（十三或十四）來弟寓小住一、二日，兄等亦能同時來此一聚否？來時坐木船到龍門灘，登陸八里即到弟寓（石牆院楊宅）<sup>⑤④</sup>，坐滑竿單趟十元即夠也。如何，希即賜知！韻表不知已寫成若干？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 九月卅日

## 原書頁 154

有信封，寄件人地址為江津城內黃荊街八十三號陳九月卅日，收信人地址為本縣中白沙膏屋居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先生。信封左上角有書「請即回信」字樣（按：封內行楷毛筆字體，寄信人欄書「報費 2 元已到，報費收條送書再帶

⑤③ 「陰歷」為「陰曆」之誤。

⑤④ 即楊魯丞後人之宅。陳獨秀此時所以會住在楊家，魏建功〈《江津楊魯丞士欽先生遺著五種》跋語〉一文可提供參考，茲抄要點如下：「右江津楊魯丞士欽先生遺著五種，懷寧陳仲甫獨秀先生所為編訂付印者也。初，二十六年倭寇來侵，犯我首都南京，政府西遷，兩江人士先後隨行。仲甫先生亦於二十七年避地入蜀，定居江津，偶從攤賈償法幣二角得一舊鈔稿本，讀而樂之，以為有清儒乾嘉老師家法，頗異乎蜀學流風，輒留心諏訪其人，已乃知為鶴山坪故楊君之作。君事蹟具載縣志。江津人士與先生往還而交深者，如鄧蟾秋、夔康叔侄諸君子，夙恭桑梓，熱心公益，見先生推讚，慷慨以尊聞存獻為任，謀諸楊君家，盡出藏稿，商請先生為之編訂，計所以壽梓傳世。先生欣然諾，並以此因緣假寓楊氏，養痾山中，賓主甚相得也。」

此文見《魏建功文集》，第 4 冊，頁 297。至於陳獨秀何時遷進石牆院楊宅，唐寶林、林茂生《陳獨秀年譜》說是民國二十八年八月，不知然否，姑附此，待考。

上」，收信人欄書「外報五日份，信兩封 陳老先生」。此信封已蝕損嚴重，讀出上述文字甚勉強）。

### 原書頁 155-157

建功、靜農二兄：昨日寄建功兄一函論半鼻音，諒可與此函同時達到。昨函發後收到靜農兄九月卅日手書，知〈韻表〉此時尙未動手寫印，殊爲著急，因此表倘不能在建功兄動身前印好，將來寫者如有疑問處，難於指示之也。弟意此時不必俟謄清本寫完再交書記寫蠟版，可隨謄二三紙隨交書記，如此可以縮短時間，并且原稿中有清楚部分，即可將原稿交寫，不必謄寫也。自序改稿多係增加，依弟記憶，改正處很少；即有改處，亦是原文錯而始改，自當依改稿付印，當無問題，茲讀靜農兄信云改文數事中有兩條與原序文略有不合，殊不可解，不知不合者是那幾點？將其不合者附於文末，不是辦法，望將序文印出者或原稿同迭次改稿，即時一竝寄下，以便弟自定一最後改正稿，再寄上付寫印，較爲妥善；惟不必以此停止寫印正表，因序與表不相連，表寫印好再印序文合訂無妨也。建功兄如跋文過長，此時趕不及，暫不加入也可，如何？望即復知！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

弟決於陽歷月之十八日進城<sup>55</sup>，自序稿如於此時寄到江津，弟即可在江津改好奉上也。 又及

### 原書頁 158

有信封，寄件人地址爲江津城內黃荆街八十三號陳中秋日，收信人地址爲本縣中白沙膏渥居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先生。此信沒有書寫日期，信封上郵戳依稀可見三十年十月六日，今查中秋節爲民國三十年十月五日，此信當確定此日所寫。

### 原書頁 159

靜農、建功兄：四、五日信諒已達覽。十八日到廿四這一星期，弟大概在城中（原小字注：任語罕處），〈韻表〉自序倘不能寫印，望將原稿及迭次改稿於此期

<sup>55</sup> 「陽歷」爲「陽曆」之誤。

間寄至江津城，以便改好再寄上付寫印，爲荷！

另紙附上補文，諒可趕上也。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 十月八日

靜兄函中所謂改稿中有一兩條與原序文有不合者，務望來函指出，免弟精神不集中時，竟疏忽過去也。 又叩

### 原書頁 160

有信封，寄件人地址爲江津城內黃荆街八十三街陳拾月捌日<sup>⑤⑥</sup>，收信人地址爲本縣中白沙膏渥居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先生。

### 原書頁 161

靜農兄：劉火房帶回手書已悉。弟今日入城，擬明日赴渝治病，十日內外或可回江津。敬懇者：鄧六先生曾囑爲其乃翁寫家傳，弟病未能，茲將原稿奉上，請兄代爲斟酌，小小脩削若干，以弟名還之彼等，如需善書者寫之，弟亦擬舉荐兄這筆好生意。匆匆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 十月十二日

### 原書頁 162

有信封，寄件人地址爲江津城內黃荆街八十三號陳十月十二日，收信人地址爲本縣中白沙膏屋居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先生（按：由封內文字，則知寄信人欄爲「白沙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寄 六月三日」，左上方除貼兩張捌分郵票外，又貼有小長方紅紙一張，上書「平快」二字；收信人欄爲「江津黃荆街八十三號收交 陳仲甫先生」）。

### 原書頁 163

（箋前有模糊小字：編譯館改組已完竣否？）

靜農兄：兄痔疾已全愈未？嫂夫人已分娩未？前在江津城中寄上〈韻表〉自序油印改稿，諒已收到，此表不知寫印至何處，至遲何時始能訂成託農工銀行帶

<sup>⑤⑥</sup> 此處筆誤，「街」爲「号」字之訛。

來，均望示知！《識字教本》有二處加增如左：

(1)象地類石字條 正文石下加(石)

(2)象宮室城郭類行字條 正文行下加(行)；解說內「引伸爲行列、行輩字；」之下，加「今俗加點作行，以爲行市、牙行、商行字，亦行列、行輩義之引伸」廿四字。

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 十一月

### 原書頁 164-165

有信封，寄件人地址欄書有「獨秀拜託十一月一日」，收信人地址欄書有「請白沙柳馬崗新房子獻堯先生便交臺靜農兄」。信封背面有鋼筆字：「在津時多蒙 關照，感激非常，茲因公務辦理赴營工作，日前未能（因一日無船）到白沙拜別，歉甚非常，尚乞 原諒。以後務望時賜教言爲荷。 王烈批 十一月三日」。

### 原書頁 166

靜農兄左右：三日手示誦悉後，又收到高書一大冊，內有重陽日手示（重陽爲十月廿八日，遠在三日手示之前）。高書略讀後，即可奉還，至遲不逾一個月。館中能別購一部固大佳，稍勉強則不必也。致陳館長書即希轉致！八日之函內有《識字教本》改稿二條，想已達到。〈韻表〉正文及自序印好，不俟裝訂，即求檢一份代寄「成都華西壩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陳覺玄教授」收<sup>⑤7</sup>，因其來函急欲得此爲授課參考之用也。裝訂好時，請送胡小石一份，兄留一份，請

<sup>⑤7</sup> 陳中凡(1888-1982)，原名鐘凡，字斟玄，號覺元（或寫作覺玄），江蘇建湖人。一九〇九年就讀兩江師範學堂，與胡小石先生同學。一九一三年入學北京大學哲學系，受教於蔡元培、陳獨秀與劉師培等。先後任教東南大學、暨南大學、金陵大學、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南京大學等，著作有《中國文學批評史》、《經學通論》、《諸子通誼》、《古書校讀法》、《中國韻文通論》、《漢魏六朝文學》、《兩宋思想述評》、《漢魏六朝散文選》、《清暉山館詩文集》等，晚年並對戲曲小說《西廂記》、《牡丹亭》、《水滸傳》、《紅樓夢》有新的探討。

代寄尹默、兼士各一份<sup>58</sup>，餘均託農工銀行寄下，爲荷！此祝

健康

弟獨秀叩 十一月十三日

### 原書頁 167

有信封，寄件人地址爲江津城內黃荊街八十三號陳寄十一月十三日，收信人地址爲本縣中白沙膏屋居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先生。

### 原書頁 168-169

靜農兄：〈韻表〉未印完本一冊及原稿一冊均收到了。國立圖書館須否贈送〈韻表〉一冊，望兄酌之。《識字教本》尙有應脩改處如左：

(1)象器用類古字條 「皆賈之借字；」改爲「皆賈或及之借字；《論語》：沽之哉，漢石經沽作賈；《玉篇》引《論語》作及。」

十三日寄上一函，內有致陳館長書及復教陳函<sup>59</sup>，諒已達到。茲由房東陳姓火房赴白沙之便，奉上此信，〈韻表〉如已裝訂若干份，望即交此人帶來，殊爲便捷；倘已全訂好送交農工銀行，務求兄作書派人引此火房至農工銀行取回帶來，爲荷！

又，〈韻表〉自序中有論及章太炎關於陰入對轉意見之旁注中，原文「中聲爲蚩」之「蚩」改爲「蚩」；其下括弧中字句全刪去！（用墨塗去）務必務必!!! 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 十一月廿日

（天頭文字：由兄寄出者請兄改；至帶來弟處者，則由弟自己改。 又白）

### 原書頁 170

有信封，寄件人地址原寫爲「江津黃荊街八十三號陳」，有塗去筆跡，改寫爲「鶴山坪陳寄十一月廿日」，收信人地址爲「送本縣中白沙膏屋居國立編譯館

<sup>58</sup> 沈兼士(1887-1947)，浙江吳興人。與兄沈尹默自費赴日本留學，後因經濟因素，一年後返國。沈氏與其兄沈尹默皆爲章太炎入室弟子，曾任教北京大學、輔仁大學等校，專精於文字訓詁之學，治學嚴謹，頗多創見，主要著作有《廣韻聲系》、《段硯齋雜文》、《沈兼士學術論文集》等，編有《清內閣舊藏漢文黃冊聯合目錄》。

<sup>59</sup> 指教育部長陳立夫先生。

臺靜農先生」。信封左上角有「候回信」字樣。

### 原書頁 171

靜農兄：前日託此間房東火房帶上一函，不知收到否？此火房未到編譯館將信送上，只交給二女師他家小姐（楊惠卿）即回，故未達到帶書回來之目的；倘兄已將印好的〈韻表〉送交楊小姐，望即索回，仍托農工銀行帶下為荷，因楊小姐春假放學始回也。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 十一月廿二日

### 原書頁 172

有信封，寄件人地址為江津城陳獨秀十一月廿二日，收信人地址為本縣中白沙膏屋居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先生。

### 原書頁 173

靜農兄：〈韻表〉六冊、建功寫本一冊均收到，廿一日、廿六日手書亦均讀悉。尹默君處望寄〈韻表〉三份去（如已寄一份，望補寄二份！），一贈他自己，一託他轉交章行嚴<sup>60</sup>，一請他設法寄兼士。由兄發出之〈韻表〉，自序第三頁第三行夾注中，夬聲為蚩之「蚩」改「蚩」，其下括弧中字句，全用墨塗去！紙價及寫者酬勞各需若干，乞示知！陳館長復函已收到。〈韻表〉油印終不合意，編譯館如能付印，稿可賣給館中，兄可告陳館長，此書在渝可印，且需費不多也。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 十一月卅日

<sup>60</sup> 章士釗(1881-1973)，湖南長沙人。就讀兩湖書院、陸師學堂，後留學日本、英國，在法、律、政治、邏輯很有專精。曾任《蘇報》主筆，與陳獨秀、張繼等創辦《國民日日報》，又與陳獨秀、谷鐘秀創辦《甲寅》月刊，經歷北京大學文科教授兼圖書館主任、北京農業大學校長、司法總長、教育總長、東北大學文學院主任、律師、上海政法學院院長、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等職，其中以爲陳獨秀擔任義務辯護律師，最受社會矚目。有《邏輯指要》、《柳文指要》行世。

## 原書頁 174

有信封，寄件人地址為江津黃荊街 83 陳寄十一月卅日，收信人地址為本縣中白沙膏屋居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先生。

## 原書頁 175

靜農兄：〈韻表〉六份收到，即於卅日勿復一函，諒已達到。倘〈韻（表）〉已全寄江津城<sup>①</sup>，而尹默處未及寄三份，望即將尹默通信處示知，以便由此直接寄去。《識字教本》象宮室類京字條 𡩺 下注文「井鼎」之井字下並無缺文。惟象鳥獸類𡩺字條最後一行「瀉本作寫，……與鵠義絕遠」，望改為「瀉本作寫。《漢書·溝洫志》：終古𡩺鹵兮生稻粱，師古注曰：𡩺即斥鹵也，謂鹹鹵之地；〈地理志〉：海瀕廣𡩺，師古注曰：瀉，鹵鹹之地，音昔；此借𡩺、瀉為斥（斥），《說文》云：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與鵠義絕遠」。陳館長復函已收到，弟早知彼輩無意付印，今果以交商務出版一語了事已耳。下篇雖無甚興趣續成，有空自當陸續寫之。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 十一月卅一日書<sup>②</sup>

## 原書頁 176

昨寄成都〈韻表〉一份，弟以為郵費至多不過二角，乃據火房回云郵局索郵費四元七角，弟聞之不勝驚異，不知是郵局弄錯了，還是我在封面寫明「印刷品」，故需此重費？兄寄成都陳覺玄兄一份，不知郵費若干，望示知！倘每份郵費過一元，尹默處三份萬勿郵寄，均待有熟人帶去為是！可否託陳館長帶去？

又啓 十二月一日<sup>③</sup>

## 原書頁 177-178

靜農兄：奉上油印近作短文一篇，兄閱後，俟老舍回渝時請轉寄給他，白沙想



① 此處原稿缺「表」字，依上下文意補正。

② 十一月無卅一日，此處筆誤，當為十二月一日才是。

③ 此處書「又啓」，證明前一封信寫於十二月一日，確切無疑。



少於國際政治問題有興趣之人可與一閱也，《識字教本》尚有二處修正如左：

(1)象艸木類不字條 「杯字從不」之下，加雙行旁注：（杯字《說文》篆文作，籀文作，隸作杯或杯，從籀文也，按从不義勝於从否。）其下「故篆文杯字作杯，謂以口飲非从否」十四字全刪去！

(2)象人身體自字條 「送女子歸亦人衆也」之下，加雙行旁注：（自之訓衆，古人所同。《公羊》桓九年傳：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許氏《說文》謂：師从巾从自，自四巾，衆意也。鄭注《洛誥》至于洛師，亦訓師爲衆。蓋人衆所聚，輒成都邑，故金器銘文地名之下往往綴以自字。京師猶云京都，洛師猶云洛邑也。）

續寄之《韻表》尙未到，不知已寄出否？編譯館改組已完竣否？前函內附爲令弟所寫橫條，已收到否？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十二月七日

二日惠書頃已由仲純兄轉來，《韻表》七本尙未到，是否還有，或只印廿本，倘只有廿本，編譯館或可不送，光午兄閱後或亦不必存留。兄風疾已全愈否？望函尹默，送彼《韻表》一本，請轉交行嚴，因其即離渝也，尹默通信處望示知！由弟再寄一本與尹默，兼士一本亦乞尹默設法轉去，倘他無法轉，望示以兼士在北平通訊處，由弟寄上海轉去。

(1)象器用類古字條 辜磔字下旁注改爲（「《漢書·地理志》左馮翊雲陽縣貼鄠祠，孟康注曰：貼音辜磔之辜。」），下文旁注內「《漢書·刑法志》：先諸死刑皆磔於市」，改爲「《漢書·景帝紀》：中元元年，改磔曰棄市。應劭曰：先諸死刑皆磔於市，今改曰棄世<sup>④</sup>，勿後磔也」。

(2)象艸木類个字條 「《說文》作箇，後又作個」，改爲「《左傳》、《周禮》、《儀禮》、《荀子》、《史記》、《漢書》均有个字，《說文》作箇（《漢書·刑法志》用《荀子·議兵篇》文，負矢五十个；師古注曰：个讀曰箇，箇，枚也。），後又作個」

(3)象器用類眞字條 「填國家吾不如蕭何；」下加：「《刑法志》：蕭曹爲相，填以無爲；」十一字。

以上三條望加入《識字教本》，但不知此稿已寄出否？

④ 按：「棄世」當爲「棄市」之誤，此處陳獨秀筆誤。

## 原書頁 179

有信封，寄件人地址為江津縣城內黃荊街八十三號陳寄十二月七日，收信人地址為本縣中白沙膏屋居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先生。

## 原書頁 180

靜農兄：

四日惠書及〈韻表〉七本均已收到。前收到六本，現收到七本，共計十三本，兄處留八本，共廿一本也。弟處十三本略夠分配，光午兄一本可留用，殘頁倘能湊足一本，即送編譯館可也。（原小字注：兄最初曾寄來前半本，所殘倘在此中，可檢出寄上）。館中倘能購〈韻表〉稿，當以能即時在重慶付印為主要條件，重慶印刷很好，惟紙稍差點，此無妨也。用費六十八元，遲日即託談錫珊兄處便帶上。尊恙如何？至念！衛朗如前年曾患此疾，聞用丹方，不久即治好，如何治法，已函仲純問明，直接函告兄。此疾非由血壓高，當不至若何嚴重也。弟寄〈韻表〉一份（切去旁邊餘紙）至重慶，郵費只八分，兄寄尹默者郵費何以那樣多，想是渝市外之故也。此祝

痊安

弟獨秀手啓 十二月十日

（箋前文字：兄前寄尹默〈韻表〉一份，請他交行嚴帶去，再由弟補寄尹默一份可也。尹默通信處，望兄即示知。望函告尹默：〈韻表〉一冊，彼如有法轉寄兼士，日內即由此寄尹默處〔地址請示知〕。倘無法轉寄，即請示以兼士在北平住址，則由弟寄上海託朋友轉寄北平。 又及）

## 原書頁 181

有信封，寄件人地址為江津縣城內黃荊街八十三號陳十二月十日，收信人地址為本縣中白沙膏屋居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先生。

## 原書頁 182-183

靜農兄：十七日手教讀悉。弟處〈韻表〉只餘一冊，倘行嚴已返湘，〈韻表〉未及帶去，擬即不補寄尹默矣，與彼通信時，請便告之！監察院人很多，寄尹默書至彼處可收到耶？《識字教本》稿倘尚未寄出，望代為改三處：

（一）象數類 七字條 古初蓋以七近數下，加「《漢書·律歷志》謂『伏

義畫八卦由數起』」一句<sup>65</sup>。

(二) 象地類 六字條 漢碑乾坤字上，加「《漢書·律歷志》及」六字<sup>66</sup>，其下「多」字改為「均或」二字。

(三) 象器用類 古字條 辜磔字下旁注前已改過，今又另改如左：  
「辜磔字，《漢書·地理志》左馮翊雲陽縣貼鄴祠，孟康注曰：貼音辜磔之辜。《荀子·正論篇》作枯磔，楊注引《周禮》：以鬮辜祭四方百物，注謂披磔牲體也。謂：或者枯與鬮辜義同。又引《韓非子》：所辜磔甚衆，而民竊金不止；謂：疑辜即枯也。按辜磔或枯磔，乃二字同義之疊詞，蓋古之習語。」

又下文旁注：「注云：鬮，披牲胷也……以祭也」改為「夏官小子：凡沈辜侯 禳，司農注均謂辜為磔牲以祭」，此上春官下加大宗伯三字。

陳館長已回否？《識字教本》已否寄出？他已否向王雲五交涉提前付印？此時不但不能寄香港印，即寄上海亦未必可行耳。前接商務自港來信云《東方》將出重慶版；能印《東方》即能印《識字教本》，望將此意詢之陳館長！此書如能付印，弟擬從眾意刪去小學二字，即名《識字教本》可也，惟書題名上（教師參考用書）雙行六字則必不可去也。此祝

健康 弟獨秀手啓十二月廿八日

高本漢的《中國音學研究》尚未讀完，再延期一、二月寄還，如何？白沙梅花勝開在何時，弟很想屆時前往一遊也。 又白<sup>67</sup>

#### 原書頁 184

有信封，寄件人地址為江津縣城內黃荆街 83 号陳十二月廿捌日，收信人地址為本縣中白沙膏屋居國立編譯館臺靜農先生。信封背面書有「元旦付郵」字樣。

<sup>65</sup> 「歷」為「曆」之誤，此處當為筆誤。

<sup>66</sup> 同前註。

<sup>67</sup> 按：此信由原件可知，是以二種不同信紙粘貼接縫而成。